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毛 泽 覃

梅 中 泉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毛 泽 覃

梅 中 泉

责任编辑：陈望衡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0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55,000 印张：3.625 印数：1—6,000

统一书号：10109·1228 定价：0.31元

编 者 的 话

粉碎万恶的“四人帮”以后，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欣欣向荣，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正在茁壮成长。

少年儿童，今天是祖国的花朵，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主力军。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这套丛书，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继承他们的遗志，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这套丛书，由湖南、湖北、江西、陕西四省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力求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为少年儿童所喜爱。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作者、教育工作者，都来支持这项工作，共同努力，把这套丛书编好。

目 录

第一章 调皮伢子	(1)
调皮伢子“跳”出韶山冲	(1)
世上多少不平事	(5)
还是个毛小子	(9)
这回象个样子了	(13)
第二章 在水口山风暴中	(17)
一只拳头与三千只拳头	(17)
通红的灯火	(22)
响亮的锣声	(27)
第三章 八一起义前后	(35)
江上遇险	(35)
冲出虎口	(43)
大智大勇上井冈	(52)
第四章 井冈山的峥嵘岁月	(60)
记住啊，记住啊	(60)
召唤亲人	(67)
摧枯拉朽打新城	(73)

第五章 为苏维埃而战	(79)
怒斩活阎罗	(79)
笔，就是武器	(88)
锁紧口袋打豺狼	(94)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00)

第一章 调皮伢子

调皮伢子“跳”出韶山冲

高高的韶峰，如一柄利剑直插蓝天。起伏的群山围绕着它，宛如一片绿色的洪波。在一个深深的浪谷里，有幢“一担柴”式的农舍，背靠松树林，面朝荷花塘，这小村的名字叫上屋场。

一九〇五年古历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的小弟弟毛泽覃在这里出生。

韶山人都说，泽覃是个调皮伢子。名不虚传，他确实是个闲不住、呆不下的细家伙。

他顶喜欢跳跳蹦蹦地跑到河里捞鱼虾。久雨过后的一天，他和妹妹泽建在河岸上打猪草。忽然，泽覃指着河面说：“看，水鱼吐气泡！我去捉来！”泽建一把拖住他的腕子：“不行。河水涨满啦，会淹死的！”泽覃不听，甩掉篮子，挣脱腕子，噗通一声跳进河，没了。泽建急得哭起来。没想到，一刻，伶俐的泽覃出水上岸，跑到泽建身前，晃着手里的大水鱼：“看，

多肥哟！”泽建给逗笑了。

他顶喜欢跳跳蹦蹦地上山爬树捉鸟儿。一天，他跟二哥泽民上山打柴。泽覃忽地指着一棵高高松树的梢头：“看，喜鹊进窝啦！我去捉下来！”泽民一把抓住他的膀子，骂道：“这么高的树，不摔死你才怪！”泽覃不依，挣脱二哥的手掌，呼噜呼噜爬向树梢头，真格的，取下一只大喜鹊！二哥这才舒了口气……

就这样，他跳跳蹦蹦地在韶山度着欢乐的童年。可是，这伢子贪新好奇。待到一九一八年交春，他长到十二岁的时候，他的心飞出了美丽的故乡。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大哥毛泽东从长沙回家过春节。这时，他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抱定了救国救民的志向。

寒冷的雪夜，毛家灶屋的火塘里升起噼啪作响的柴火，全家人围坐在火塘之旁。小泽覃素来亲大哥，就趴在大哥的腿子上。在火光的照耀下，细家伙显得分外漂亮：分梳的头发又浓又黑，脸蛋白白的、圆圆的，收敛的小嘴巴挂着天真的笑意，一对闪亮的大眼睛机灵极了。

他和全家人一起嗑瓜子喝浓茶，一边听大人们谈天说地。大哥是带着一肚子新闻趣事回来的。他讲起长沙米价的暴涨，市民的艰难，军阀的逞凶；还海阔

天空地扯到不久前《时事新报》上登过的一则电讯：在很远很远的北方，有个俄国，原来也是富人的天下，去年十一月七日，那里的民众拿起枪，打进彼得格勒的冬宫，推倒资产阶级的政府，工人农民掌了权，世道翻了个边……

泽覃听得目不转睛，两线小眉儿挑着舞着。大哥晓得的事真多哟！好奇心在细家伙脑子里跳蹦着。

“大哥，这些事，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他说。

大哥笑笑，说：“哼，你不晓得的事还多呢！”

他随口出了一道数学题，考考小弟弟。

小弟弟懵了。他压根儿摸不着风！他的圆脸蛋红了，很不高兴地回想起自己的学馆生涯来。他已经在清溪寺和瓦子坪上了三年学馆，成天读的是《三字经》和“子曰”、“诗云”一类旧书。多半时日，先生摇头晃脑地拖腔领唱，弟子跟着大喉大嗓地吟诵。谁背不了规定的课业，谁就得伸出手掌挨先生的教鞭。泽覃可没有挨打过。先生说，他的成绩在馆里“出类拔萃”。谁知，在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前，却显得这么无知！

大哥看着为难的小弟，在教育问题上大发感慨了。他说到旧学馆使得青少年愚昧、麻木，确实不好；又称赞长沙的新学堂，在那里先生传授的是科学与民主。如要造就栋梁之材，还是到长沙进新学堂好。

小泽覃的心眼一下子亮堂了。一个新奇而迷人的境界，蓦地展现在他的面前。大哥说得对。说什么的也不能在旧学馆呆下去啦！

他央求爸爸、妈妈：“让我也到长沙去读书吧！”

爸爸毛顺生摸摸八字胡，琢磨着。到长沙去读书，那要花多少钱啊？

妈妈文氏也思量着。母亲总是疼满崽的。这么大的细伢子，远离家乡，远离双亲，能放心吗？

他们给泽覃泼了冷水。

夜深了，火熄了，泽东、泽覃上床了。一对亲兄弟同枕而卧，贴心而谈。

“不许你走，怎么办？”大哥说。

泽覃想想，说：“溜！”

“不行，还是多讲几句好话，求求情吧！”

聪明的泽覃一把搂住大哥的脖子，带点娇气地说：“好大哥，还是你给我去求吧！你就对爸妈说：学费钱，你包了；离家远，你管我。”

毛泽东见小弟心计多，高兴极了。第二天，他向父母拍着胸膛作保证，好说歹说。果然，父母同意泽覃出外求学了。

过了春节，兄弟俩打着雨伞，背上包袱，走出家门，踏上风雪路。全家大小把他们送到路口，祝他们

百事顺遂。

小泽覃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之情，面朝秀丽的山水、亲爱的送行人，挥挥手。那一双激动的大眼似在说——

别了，我的故乡！

别了，我的亲人！

然后，他欢蹦蹦地踏着大哥留在雪路上的一串脚印，身影渐渐消失在迷茫的远处……

贪新好奇的调皮伢子，就这样“跳”出了韶山冲。

世上多少不平事

毛泽覃来到长沙后，就进入了一师附小高十四班学习。附小与一师在一块，位于南门外的书院坪。大哥为泽覃办了注册手续后，就带他在校区逛逛，让他熟悉新的生活环境。

他们兴致勃勃地登上学校背后的妙高峰。这是座小山丘，树木葱茏，细细看去，每一挂老枝都吐了新芽儿。浓荫深处，有个六角亭，盖着琉璃瓦，悬在檐上的牌匾上写着：“君子亭”。他们俯视山下：那是校园，几幢青砖砌的两层洋楼，四周有回廊，门窗上方

有圆拱，还带有五彩瓷砖阳台，这种英国式的建筑在当时的长沙还是少见的。他们又抬头远眺：奔腾的湘江，碧绿清澈；高耸的麓山，雄伟壮丽。

优美的自然环境的确吸引小泽覃，但更吸引他的还是学校里清新的政治空气。这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潮涌入一师和她的附小。毛泽东于一九一八年上期在一师毕业，从一九二〇年起担任附小主事（相当于校长）。他和一些进步老师向学生宣传科学，宣传民主，也粗略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新思潮影响下，毛泽覃进步很快，常和一些同学坐在君子亭里，议论听来的国家大事。遇到不合理不平等的事，就挺身而出。

一九二〇年中秋节，夕阳西下，金风爽人。泽覃坐在大哥房里，聚精会神地读书。忽然，房门敲响了。他打开门一看，见走廊里站着一个满脸胡茬的大爷。他是打钟兼搞油印的校工，和毛泽东很要好，有什么心里话就爱找他谈谈。

此刻，老校工满脸愤懑的神情，问道：“你大哥呢？”

泽覃说：“出去啦！”

老校工“唉”了一声，车转身子。

泽覃说：“有什么事，就跟我说说吧。我等会儿一

定告诉他!”

“教工膳房的伙食钱，老师工友都有份。可是，今天过节，嗨……”老校工由于激动，语塞了，“你去看就晓得了!”说着，将泽覃袖管一扯，两人直往膳房走去。

泽覃来到饭堂，只见桌子上摆着几大碗好菜：红通通的东坡肉、黄橙橙的东安鸡、白晃晃的清蒸鱼……满屋香喷喷的。

满脸胡茬的校工说：“这是给老师吃的。”说着，又把泽覃拉进灶屋。

泽覃一看，只见案板上摆着一碟碟豆豉炒辣椒。这是花钱很少的平常素菜!

胡子校工说：“这是给工友吃的。哼，工友过节还怄气呢!”

“谁的安排?”

“熊庶务!”

泽覃一听，一股火气在心腔里扑腾起来。如今，学校里的人正在讲“平等”，讲“自由”，讲“博爱”，庶务先生却照样在克扣工友，这象话吗?走，找大哥去!

泽覃记得，大哥临走时说过，他到文化书社有事去了。于是，泽覃急煞煞出了膳房，撒开腿子，从学校所在的书院坪，跑到文化书社所在的潮宗街五十六

号，只见大哥正跟好多先生在屋里坐着，激烈地议论什么事情。

泽覃站在窗外大叫：“大哥，出来一下，有紧要事告诉你！”

毛泽东出得门来，听小弟讲了上面这件事，连声“哦哦……”

晚上，他回到学校，狠狠地责备了一顿熊庶务，嘱咐为工友补一餐酒席，然后，往他的住房走去。一路上，他想起了小弟，觉得这个调皮伢子，一遇不平的事，便要“跳”出来，扶弱抗强。这点子正义感，是很可贵的。有了它，一个人就会有长进。当然，这少不得好好引导……

夜深人静，皓月东升。皎洁的银辉照亮翡翠的妙高峰、寂静的教学楼，也照亮毛泽东的住房前廊倚栏而坐的一对亲兄弟。他们喝着浓茶，品着月饼。迷人的中秋夜景呈现在他们眼前，但他们并不专心去欣赏，而是沉醉于政治谈论中。毛泽东从熊庶务不公正的安排说起，进而说到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开导弟弟：“世上比这更不平的事还多呢！现在，国家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点，社会黑暗到了极点！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唤起民众，来一个革命，改造中国与世界……”

泽覃全神贯注地听着，不由自主地捏紧了拳头。

还是个毛小子

环境的熏陶，大哥的教育，使泽覃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师附小再也圈不住他啦！他认真做功课，可决不苦读寒窗。每当课余，他就的的达达地梭到潮宗街五十六号文化书社去，借书读书，依灯伴月。《新青年》啦，《湘江评论》啦，《晨报小说》啦，《新俄国之研究》啦……他都爱看。有时，他也学着做点儿发放新书的事。大哥是够忙的了，当个附小主事，只是打掩护，多半时间是在外边从事革命活动。有时，泽覃当个小“尾巴”，跟随大哥，去旁听旁听，见习见习。献身革命的大志立起来了。一九二二年，他索性离开了“正规”学校，进了湖南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同年，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对革命，他是够热火的啦。可是，他毕竟是只羽毛未丰的雏鸟儿，还没有真正理解革命。他在清水塘偷枕头箱的故事，后来让人传为笑谈！

一九二一年秋天，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了。湘区

党委设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担任湘区党委书记的毛泽东和他的一家——包括杨开慧、毛泽覃和毛泽建，都住在这里。

毛泽覃初到清水塘，感到很新鲜。这是长沙城外一个冷清荒僻的地方。一片菜畦，一个小院，隐藏在三面长满绿树的小山丘之中。菜畦南面有两口池塘，水清如镜。塘岸间植杨柳，风来水动，树影婆娑。从小吴门来到这里，必须走过一段不短的弯曲小路，所以，闲人很少。尽管如此，为了防止意外，大家警惕性还是很高，很注意保密。

开慧同志担任机要和联络工作，谨慎极了。她有个枕头箱，看得宝贝似的。外出时，她往往要把枕头箱取出来，从里边拿点什么，塞进包袱里；回家时，又常常打开箱子的小铁锁，往里面塞点什么。里边究竟藏着什么宝贝？住在清水塘的几个小青年——除毛泽覃外，还有毛泽建、朱舜华、何宝珍，都感到很稀奇，很想揭开它的秘密。

“什么宝贝？能看看吗？”小青年们指着枕头箱，对开慧说。

开慧道：“不行。这是党的秘密！”

毛泽覃一听，想道，几个住在清水塘的共青团员，不都是党的人嘛！对我们还守秘密，哼，凭什么理！

他决计智取枕头箱，便悄悄地把三个妹子找到塘边，说了自己的主意。妹子们都点头叫好。

小巧玲珑的院子，有一个穿堂，穿堂两边有四间厢房。左厢前间是毛泽东夫妇的卧室，后间是开慧的妈妈杨老太太的卧室。通常，他们三人你出我进都不锁门，反正有人看家。毛泽覃的主意，就是要等他们全出去时，钻个空子，把箱子搞到手。接连两天，小青年们在右厢房待着。

这天，机会到啦！杨老太太提着篮子上街买东西去了，开慧嫂子背着包袱到外边送文件去了。屋里只剩下大哥，一边伏在桌上写文章，一边伸出右脚摇摇篮（摇篮里躺着小岸英）。突然，窗外有人叫：“润芝，有人找你！”毛泽东急急跑出院子。

就在这一刻，毛泽覃从右厢犁进哥嫂房里，掀开席垫，抱起箱子，又照原样铺好席垫，然后赶急跑到杨老太太房里。

三个妹子一齐跑来。毛泽覃警告她们：“你们要是泄露机密，当心脑袋！”他们正要设法开锁看秘密时，猛听得由远而近的脚步声。可想而知，有人进屋了！机灵的泽覃将箱子往床上一放，扯起老太太的印花布被子，扑的一下罩住它。

是开慧同志回来了！可把她急坏了啊。床上翻，

床下找，就是不见枕头箱。她冒汗了……

毛泽东进屋，见开慧脸都急白了，问：“什么事？”

开慧心急语促：“枕头箱不见啦！”

毛泽东左手杈腰，右手不住地搔着脑袋，想了想，说：“我掐指一算，一定是泽覃！刚才我一直站在大门口和别人说话，并不见外人来。泽覃这伢子，你不晓得，从小就爱搞点子鬼名堂！”于是，大声叫道：“泽覃，快来！还有几个妹子，都来！”

四个青年来了。

泽覃装蒜，问道：“大哥大嫂，么子事啰？”

泽东哼了一声：“别装胡涂了，把箱子拿出来！”

泽覃还是吊儿郎当：“箱子？什么箱子啊？”

三个妹子看着泽覃的顽皮相，不觉笑了。这使泽东更深信自己的判断正确无误，便对小弟发起脾气来：“开什么玩笑！不拿出来，给我搬出清水塘！”

泽覃还是开玩笑：“搬走，好啊，不过，你要给我送行李！”

大哥对小弟的嬉笑非常恼火，动了肝火，叭的一声，一巴掌打在泽覃脸上，骂道：“太顽皮了！”

泽覃哭起来。他可是个犟伢子啊，照大哥手之舞之，吼道：“你打人！你打人！你为什么打人啊！呜呜呜……”

开慧瞟丈夫一眼，责备道：“润芝，动手动脚就不对了。莫性急嘛！”接着，温和地将弟弟和三个妹子拉到床沿坐下，轻言细语开导说：“你们都是青年团员了，可是还不懂得什么叫革命啊。革命，还能开玩笑？不是给你们说了嘛，箱子里是党的机密文件，比宝贝更宝贝，比生命还重要！要是乱搬乱挪，叫坏人弄去了，党的机关就会给破坏，同志们的安全就会成问题，后果有多严重！团员不能看党的机密文件，这是革命纪律；严守党的秘密，这是对每个申请入党的人的要求。看你们这么毛手毛脚的，还一再申请入党呢，那怎么行？好弟弟，好妹妹，知错就改吧！”

温和贤惠的好嫂子啊，一片柔情、一席细语，把个毛小子的心打动了！泽覃这才懂得为什么不能乱动枕头箱，回头想想大哥，觉得他动那么大的气，也是情有可原。于是，他坦率地认了错，交出了枕头箱。

这回象个样子了

泽覃心性敏捷，一知错，易拐弯。现在，他明白了，心思要放在保卫党的机密上。

大嫂给他做出了榜样。她时时把保密的事放在心

上。堂屋壁上挂了一面大穿衣镜，镜子里可以照见大门外的动静。每当同志们聚会时，她就站在镜子前，装作梳妆、照脸的样子，其实是注视外边有没有“野狗”。

有时，大嫂不在家，泽覃就和几个女青年一起，主动担任警戒。

一九二二年深秋，金风吹到清水塘。塘边的马兰花谢了，山上的枫树叶红了。

一个雨后的黄昏，土路上湿漉漉的。小院大门边，搁着一张木椅，泽覃坐在木椅上看书。他斜眼瞟着塘外，谨防不三不四的外人。

突然，菜畦外，土路上，出现一个歪戴草帽、穿平口套鞋的中年男人，东张西望，鬼头鬼脑的。

泽覃细瞅瞅，不认识！他的心紧了。

他合上书，提起椅，赶紧走进院子，将几个女青年叫拢了。好机灵的伢子啊，他的鬼点子，可以“咚”的一下从脑子里跳出来。他跟她们打个耳语，说了自己的主意……

四个青年提着水桶，抱着换下的衣服，到塘里洗衣去。洗衣是假，侦察是真。真怪，待他们到了塘边时，歪戴草帽的不见了！

“往哪找？！”妹子们微蹙双眉。

毛泽覃细心观察，一会，指着湿漉漉的泥路，说道：“你们看，脚印！”

大家细心看去，只见路上有一串箭鼓牌套鞋的底板印子，两箭一鼓，还很清晰呢，可不是刚踩出来的么！

四个人跟踪而去，直追到小山丘。好家伙，歪戴草帽的人正缩在林子里！

于是，大家扑上去，大喝“老实点！”你抓我攫，将那人逮住。也真怪，那人也不挣扎，只是哈哈大笑。青年们骂道：“装什么镇静！你是什么人？！”那人老实说：“我是探子，我是来侦探虚实的！”大家很气愤，抓衣捉手，将他推进小院，关在右厢房。

毛泽东、杨开慧回来了。泽覃告诉哥嫂：“逮住了一个生人。他自己承认是个探子！”

泽覃话音没落，厢房里的陌生人叫起来：“开慧，你们的小革命真不错啊，逮住了探子啦！”说着，又哈哈大笑起来。

开慧也跟着笑了，忙打开房门，把探子放出来。这人原是开慧的一位亲戚，担心开慧和润芝的安全，想试探一下清水塘的“警戒”工作搞得好不好，所以给“抓”了，不独不委屈，还高兴呢！他把刚才的有趣情景叙说了一遍。

毛泽东看着小弟和几个妹子，笑道：“警惕性提高了，这回象个样子了！不过，还不够老练啊。想想吧，真正的敌探，肯乖乖让你们抓吗？要真正老练起来，看来老呆在清水塘还不行呢，得到工人运动中去锻炼锻炼……”

就在这天晚上，他把小弟叫到自己的跟前，告诉他：湖南水口山铅锌矿正在酝酿一场大罢工，你应当到那里去学习。

毛泽覃高兴地说：“行！”

第二章 在水口山风暴中

一只拳头与三千只拳头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底，狂暴的北风带着巨吼，在湘江水面激起滔滔大浪。一叶南去的白帆，借风飞飘，朝着水口山的方向，逆流而上。

这条船儿很象老黄色的桐子壳，船家们就把它称作“桐子壳船”。满舱装载坛坛罐罐。头发斑白的老艄公嫌风力不济，站在船尾，摇橹助风。

两个好心的搭船人，为了助艄公一臂之力，在船头共执一杆桨片，劈波斩浪地荡着。其中一个是毛泽覃。他这时已满十七岁，长得个高膀粗，分梳的头发黑得发亮，圆脸上的一对大眼，显着灼灼光芒，穿一套青布学生装，英俊的小伙子给人刚勇伶俐之感。另一个叫蒋先云，今年二十岁，个头比泽覃略高，方头大脸，目光严峻而深沉，穿半旧阴丹士林布长衫。他是共产党员，前些日子在安源路矿搞工运，最近被派来水口山领导工人俱乐部。几天前，他送罢工计划到

清水塘，请毛泽东同志审阅。趁此机会，泽东托先云将泽覃收下作学生，带他在风雨中摔打。他们俩从长沙乘火轮到衡阳，再从衡阳转木船到水口山。

伴和长风的嘶鸣，大江的吼叫，先云一边荡桨，一边给泽覃讲水口山铅锌矿的过去和现在。

这个矿位于常宁北乡、湘江之滨，中外闻名，有铅都之称。相传，九百年前，劳动人民就在这里挖矿。一八九六年，清王朝将它收归官办。军阀政客，地主豪绅，一个一个骑马坐轿而来，在这里把自己变成白花花的银菩萨。他们办矿无能，卖国有道，“敬请”英、美、法、德、日、比等帝国主义资本家入伙营利。从此，一幢幢洋楼修上荒凉僻远的山沟。中外吸血鬼采取封建包头制的生产管理办法。倾家荡产的农民、赔光血本的小贩、走投无路的手工业者、讨饭的乞丐，被把头以每天不到三升糙米的价钱买来，在竹片的驱使下，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扳罨、踩杠、薰香火、打雷公尖、吊半边猪等严刑酷罚，是三千矿工的家常便饭。他们的微薄饷钱，被资本家一拖再拖，存进银行生利息。矿工们过的生活有这么几句话形容：打锤子，拖篓子，挑担子，一天挣不到三筒霉米子，压死病死弄不到四块旧板子，妻儿子女四处逃荒当叫化子。

泽覃听着先云的介绍，一股怒火在胸膛升腾起来。

.....

帆船飞飘着，飞飘着。泽覃看见，前边，江畔，有一长溜从岸上通往水面的石码头，总怕有一两百级吧。码头下，泊着上百只各式各样的木船。先云说：

“这叫松柏码头，水口山的矿砂就从这里运出去。”艄公降了帆，扳了舵，几大摇，几小摆，船儿泊岸啦！

泽覃一个大跳，登了岸。

他第一眼就看到一幅惊心动魄的情景：一行脚伕，大约三十人，挑着装了矿砂的箩筐，从码头上走下来，走向泊在岸边的船只。他们大多瘦骨嶙峋，衣衫褴褛，头发沾满了灰黄的砂尘。沉重的担子将他们压得汗下如雨。令人惊奇的是，一根长长的棕索，将每个脚伕的左臂串连地拴起来。队伍后边，有个牛高马大的男子，满脸横肉，一手牵索子，一手挥竹片，好象在驱赶一群牲畜。

泽覃问先云：“这……？”

先云说：“这叫穿箩索。资本家一怕工人偷矿砂，二怕工人不卖力，就用了这个毒办法！”

泽覃听了，瞪着双眼，盯着押队的巡丁，恨得直咬牙，不由自主地捏紧了拳头。

突然，一个年老的脚伕脚一滑，连人和担子摔倒

在码头上。多么可怜的老大爷啊，他的脸是那样黄瘦，他的衣衫是那样破烂，他一定是很饿很饿，没了力气倒下的！随着他的摔倒，泽覃心一酸，双眼冒出了泪花。

老大爷一倒，队伍当然都走不动了。巡丁在后边凶神恶煞地骂：“他妈的，快！快走！”

老人在地上挣扎着。他极力用手撑着身子，但是他似乎没有这个力气。

巡丁火了，几个大跨步，走近老大爷，猛力向他的背部抽了几篾片，骂道：“装死！装死！”他又给站在那里不挪脚的其他脚伕抽了几竹片，骂道：“你们都装死！”

就在这一刻，毛泽覃的心里，愤怒的感情爆炸起来。这不是人间，这是地狱！打死阎王的狗腿子！打死他！

他紧紧捏住拳头，几步大跳，“虎”到巡丁身前，怒吼道：“不许你打工友！”一把将巡丁的竹片抢下，抛落在码头的远处，又猛地照巡丁脑袋击去一拳头，狡猾的巡丁身子一晃，让对方击了个空拳。

巡丁可不好惹啊，他趁势朝泽覃挥来一拳。泽覃挺机灵，也挪挪身子，避开了。

正当泽覃拉开架势，要击出第二拳时，猛听先云

喝道：“住手！”先云插在泽覃与巡丁之间，横眉怒眼对巡丁说：“不许张牙舞爪！不然，工人俱乐部要收拾你！”

巡丁认识蒋先云。工人俱乐部开成立大会时，先云在台子上讲话，巡丁见过。他怕了，卑躬一笑，道：“是，蒋先生！”然后，押着队伍下河去了……

先云指着码头上的松柏街，对泽覃说：“我们也走吧！”

泽覃好象没听见，顿了一下，坐在码头旁边柳树下。他生气啦。他因拳没击中，恨未消解，心里怨先云不该挡架，更怨先云没有帮忙！

先云也坐在柳树下了，和泽覃并肩挨腰。他用爱抚的目光看着这个锋芒毕露而稚气未脱的青年，笑问：“发什么牛脾气啊？”

泽覃噘着嘴说：“本来是应该教训教训他的，可你……”

“嗨，老弟！”先云的语调深沉而严峻。“你以为革命能够靠个人的冲动，个人的勇敢取胜吗？我看，你这一只拳头，未必打得过巡丁。就算打赢了吧，局子里也会调动枪杆对付你的。告诉你吧，离这不远的粮子岭，扎着一百二十个矿警。我们搞的是阶级革命。要对付局子，得依靠全矿三千工人的集体力量。老弟，

我们要紧握一只拳头，唤起三千只拳头……”

“紧握一只拳头，唤起三千只拳头。”毛泽覃沉吟着。他觉得先云的话包含一种令人寻思的哲理，照人心眼的闪光，既深刻，又浅显，既新鲜，又似曾在某些书中见过。于是，他说：“先云哥，你说得真好！叫我干什么，你安排吧！”

“现在最要紧的是通过各种办法发动群众。”先云说，“俱乐部刚办起一所工人夜学。你是喝过墨水的，就当个先生吧！”

毛泽覃点点头。

然后，他俩起身，穿过码头上边的松柏街，搭上小火车，进入矿区腹地。

通红的灯火

罢工的前夜。

天空浓云密布，星隐月藏，水口山伸手不见五指。起伏的群山，小片的田垌，狭窄的铁路，低矮的茅棚，高耸的洋楼，以及三千个受苦受难的矿工，全被夜色所吞噬。

位于矿区腹地的康家戏台，却亮着一盏通红的灯

火。

康家戏台是个年代久远的小台子，翘角屋背灰剥瓦乱，雕梁画栋蒙上蛛网。现在这里办起了工人夜学。蒋先云、刘东轩、谢怀德，以及毛泽覃等同志，正是在戏台子后边一间破旧而不显眼的小屋里，筹划和部署了一场威震四方的斗争。

此刻，毛泽覃独自坐在桌前，偎着油灯，思索着今晚的课该怎么上。他想起先云的话：现在，工人就是急于改变现状。只要引导他们正视黑暗的现实，弄清受苦的原因，他们就一定会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

几天来，毛泽覃下窿道，进砂棚，串茅屋，和工人一同打砂^①，敲砂，谈家常。他听过多少惨绝人寰的故事，他听过多少摧肝裂肺的悲歌！昨天，他下到一条昏暗的窿道，见一群老窿工贴着片邦^②，一边打砂，一边哼着曲调十分悲凉的歌。他深深地为歌子感动了，便伫立静听，又同他们一同打砂，问歌里是些什么话。窿工们告诉他，这歌叫《打砂难》，唱的都是打砂人的痛苦。他们一句句念，让泽覃一句句记下。

① 砂，指的是矿砂。

② 片邦：窿道的两壁。

这种窿工们自编自唱的苦歌，可不是激发工友们奋起斗争的好教材吗？

于是，他打开记下了这歌子的小本子，低声吟诵起来。霎时间，几天来耳闻目睹的幅幅悲惨情景又展现在眼前……

房门推开了。蒋先云走进来。刘东轩、谢怀德走进来。几十个衣衫破烂的十代表、百代表、总代表^①走进来，在一行行条凳上坐下。

先云凑近泽覃，问：“可以开讲了吗？”

泽覃点点头。

先云打开台锣鼓：“代表们，现在还是由长沙来的这位年轻先生讲课！”

毛泽覃沉静一会，凝思着，蓄着气，然后以激越的情感开腔讲起来：“工友们，我今晚讲什么呢？我讲我听了很伤心的一首歌——水口山工人自己的歌！”他看着本子，吟诵起来——

打砂苦，打砂难，

背打驼，肉打干。

桐油灯盏岩上挂，

① “十代表”、“百代表”、“总代表”，都是工人代表，“十”、“百”指代表工人的人数。

年年月月吃油烟。
饥肠辘辘好难过，
一根草绳腰上缠。
没得力，歇一锤，
监工抽我五竹鞭。
活着打砂活受罪，
碰到瓦斯命归天。
一天从早打到晚，
只得三升糙米钱。
等到明天不能打，
老板把我踢出山。
一边打，一边喊，
打砂难，打砂难！

随着毛泽覃的吟诵，窿工们情不自禁地哼起歌来，一张张瘦脸深沉而悲恸。

毛泽覃非常动情，语调有点颤抖地说，“这歌唱的是不是真情？窿工的日子是不是这样苦啊？”

众人原本就是着火即燃的干柴，毛泽覃一点火，全都毕毕剥剥燃烧起来了！

“窿工的日子比黄连还苦啊！那回，眼看窿道就要冒顶，王把头还把七个工友赶下去打砂，结果全被活活压死！”

“死一个工友，只得老板九块钱，买不到一斗霉米子！”

“死了的是惨，活着的也惨。我没有几餐吃饱过！”

毛泽覃趁热打铁地说：“工友们，我们要想想，我们为什么受苦？现在，来算一笔帐：按照国际牌价，我们打一吨砂，值得四十一元二角五分现洋。这笔钱是如何分配的呢？原材料、机器折旧、外加管理费用，要三元八角五分，局长、师爷得十一元六角五分，洋人得二十五元四角四分。剩下给我们工人的，只有三角一分，还要叫把头吃尾子，给局长、师爷送红白喜事的礼！实际得多少呀？！我们为什么没吃没穿？原来是资本家把我们的骨头熬汤吃了！”

“窿古佬”眼珠子冒火了！

“鸟他的娘，挖窿的好比叫化子！”

“当得叫化子倒好了！我看比不上一条狗！”

“老板吃人不剥皮！”

“老子赌咒，不干啦！”

蒋先云因势利导，说：“对，我们不干，老板就会焦急。我们就用不干的办法逼他们给工友加饷钱！现在，我代表俱乐部宣布：全矿三千工人立即罢工！”他从衣袋里拿出一张文稿。“下面，我念罢工宣言，看大家同意不。”他念：

米也贵了，布也贵了，百物都贵了，只有我们的工钱，还是照从前一样，怎能养活自身？怎能养活父母妻子？我们屡次请求当局增加工资，均分红奖，他们竟置之不理，置我们于死地。我们要救命，不得不罢工！百十双老粗手臂一齐举起晃动，大叫：

“要得，要得！”

“罢工，罢工！”

通红的灯火跳荡着。

透过它，毛泽覃分明看到了百十张愤怒的脸。

透过它，毛泽覃依稀看到了三千只愤怒的拳。

响 亮 的 锣 声

三千只铁拳一齐打出来了！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五日，震惊中外的水口山大罢工爆发了。全矿所有的蒸汽机拔了活塞，锅炉都熄了火，窿内停止抽水，小火车和矿桶象断了脊梁骨的巨蟒，趴在铁路上，汽笛成了哑巴。矿区各路口高悬“罢工”、“救命”、“以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四方白旗。工人纠察队分守矿局各道木栅门，轮流巡逻。三

千工人，没有一个上班。

资本家断了财源，恨得咬牙，气得发抖。工人俱乐部向他们提出“十八条”（主要内容是要求给工人增加工资和改善政治待遇），资本家拒不签字，而采取了流氓手段。起初，他们办了一桌上等酒席给俱乐部负责人蒋先云、刘东轩吃，想用小恩小惠收买他们。蒋、刘一口也没尝，还当众怒斥了资本家。接着，资本家又暗暗地给蒋、刘送光洋，蒋、刘不但半个也没要，还把资本家的阴谋揭露了。资本家断定，软的不行了，必须来硬的。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他们给蒋先云发请帖，说局长赵铭鼎、刘世涛愿亲自与他们在局衙谈判。而根据一些知情人透露，如果蒋先云在谈判时再不下复工令，局长就杀了他！

十九日下午，工人干部在俱乐部开会，商量这个问题。俱乐部设在一幢半旧的两层洋楼中，背靠小山，面朝谷道。为了干部们的安全，工人纠察队在楼房四围站岗。

蒋先云主持会议，提出问题：“资本家这样做，是想用搞掉俱乐部头头的办法来扼杀罢工。去谈，当然有危险；不去谈嘛，又怎么能揭露资本家的阴谋，迫使他们在‘十八条’上签字呢？”

同志们围绕去谈还是不去谈的问题，纷纷发言。

大家都爱护工人领袖，意见几乎是一致的：不要去谈！

毛泽覃听着这些发言，默不作声，心里却有了个“小九九”。

大家只等先云与东轩表态。先云双手捞着长衫，在屋里踱着步子，思考着。半晌，他似乎拿定了主意，回到桌前，朝桌上擂了一拳头，说：“好吧，说说我的意见！”但他一眼触到了毛泽覃，这才想起，泽覃还没发表意见呢！便说：“不，我得充分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才说。泽覃，你为什么不开口呢？”

泽覃笑道：“嗨，今天的言不好发啊！”

先云问：“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是请我去谈判！”泽覃看着先云说，“他们请的是你！我若乱讲，叫你掉了脑壳，我何赔得起哟！”

“说说，假若局长先生的请帖是发给你的，你去不去？”

“我嘛，哼哼！”泽覃做个抹胡子的样子，“可能我有点冒失。我啊，当然去！”

干部同志们交头接耳，反应强烈。

先云做做手势，示意叫大家听下去，对泽覃道：“讲讲你去的理由！”

“要老板在‘十八条’上签字，反正得谈判。这一

回，他要真谈，我也有张嘴巴；他要是假谈，我当场揭锅底，叫工人看清资本家的黑心肠。有不有危险？有。但只要把三千工人好好组织起来，我在里面谈，三千工人在外面示威，猛擂拳头，猛喊口号，鸟老板不吓得屁眼出屎才怪呢！”

先云听着，连连点头，说：“泽覃说的，正是我要说的。不过，泽覃说的还不够全面。只能说，有三千工人作后盾，我八成不会掉脑袋。万一资本家顽固到底，一意孤行呢？那也没什么，革命嘛，就得准备掉脑袋。我相信工友们会给我报仇，与资本家斗到底的。——老弟，你究竟年轻啊，没想到这个‘万一’，这就是你不够全面的地方啰！”

五大三粗的刘东轩说：“人家泽覃才是十七岁的人，能想到该大胆应战，我看也就不错了。就这么办吧！为了先云安全，我陪他去！”

话说到这里，众人心明眼亮，再过细地商量的行动方案，便散了会，分头行动。

当晚，先云、东轩等同志分别下到各科，与总代表、百代表、十代表一起，深入各家各户，部署明天示威之事。泽覃呢，和纠察队长谢怀德一道，在俱乐部召开纠察队员会议。泽覃在会上详细讲了示威的事，一再叮嘱，如果局衙里的坏蛋要对先云、东轩张牙舞

爪，纠察队员一定要冲进去，压倒坏蛋的气焰！

有人问：“冲锋，凭什么信号？”

泽覃从墙上摘下一面铜锣，说：“这——锣声！”

提起这面铜锣，得插一段小故事。泽覃到底是初经风雨，他把胜利看得太容易了。刚罢工时，他看到工人们一家伙把全矿搞瘫痪了，估计不要三五天，资本家一定会跪下投降的。于是，他在矿区借了一套锣鼓，准备开庆祝会敲个痛快！谁知，资本家要花招，一再拖延，泽覃才断定非有一场厮斗不行，用来喜庆的锣鼓，先得拿来当战号！

第二天早晨，细雨纷纷。毛泽覃戴了一顶草帽，披了一件蓑衣，铜锣背在背上，让蓑衣遮住，装作一个平平常常的过路闲人，在局衙侧面蹓跶。

局衙是个颇为古怪的建筑。原来，它是前清时代，来这里办矿的官儿们住的花厅，相连好几进，板壁雕龙刻凤，桌椅古色古香，是典型的中国式建筑。本世纪初，洋人来到水口山，也住到这里，便把它改装一番，窗子嵌了玻璃，天花板装了电灯，摆设了各式各样的西洋家具，这屋子就变得不中不西了。

毛泽覃透过玻璃窗，看清了花厅里的情景。门中、堂中，每一进的门口边，都站了好些背枪的士兵，凶神恶煞，如临大敌。昨天上午，泽覃亲眼看见，一队

“粮子”，^①来到矿区，听说他们的“雅号”叫第三混成旅独立炮兵连。花厅里这些背枪的，想必就是这些人吧！堂屋太师椅上，坐着两个老家伙：一个穿狐皮大衣，戴灰呢礼帽，干瘪的脸上架着金丝眼镜，这是老局长赵铭鼎。另一个穿军装，个子好粗，这是新局长刘世涛。好啊，一文一武，同时出马，看他们要搞什么名堂！

泽覃一转眼，只见穿长衫的蒋先云、穿短开衫的刘东轩昂首阔步，走进花厅。他们真大胆哟，尽管站岗的丘八^②举枪舞刀耍威风，他们仍从容自若，如入无人之地。

赵铭鼎见蒋、刘二人来了，瞪眼打量一番，问了姓名，象法官一样板着面孔说：“水矿是湖南的经济命脉，又有友好国家的投资，你们闹罢工，实在是非法乱世！且问，目的何在？”

先云掸掸衣衫，从容答道：“水口山三千工人备受局方压迫，难以活命。工人俱乐部敦促局方改善工人生活，局方拒不理睬。工人为了活命，不得不罢工！”

刘世涛粗暴地说：“老子行伍出身，不爱多说。一

① 粮子，旧社会老百姓对兵的称呼。

② 丘八，旧社会老百姓对兵的轻蔑的称呼。

句话，你们得给老子下复工令！”说着，用手指着桌上的纸笔墨砚。

东轩严正地说：“你们什么时候承认‘十八条’，我们就什么时候复工。否则，别想！”

刘世涛火冒三丈：“要么给老子复工，要么给老子见阎王！”说着，给丘八佬使个眼色。

官兵张牙舞爪，十多枝枪瞄着先云与东轩。

毛泽覃见状，满腔怒火，忙从背上摘下锣，猛打猛敲。纠察队员和工人群众本来一早便隐蔽在花厅的近处待命，一听响亮的锣声，纷纷冲了出来，结成一股愤怒的铁流，冲破门岗的阻拦，涌进花厅。

毛泽覃冲在前头，和同志们一起振臂高呼：

“杀了一个蒋先云，还有三千个蒋先云！”

“杀了一个刘东轩，还有三千个刘东轩！”

吼声如雷，铁拳似林。涌进花厅的工人象一头头愤怒的雄狮。赵铭鼎、刘世涛确实被吓懵了。

劳工团结与抗争的力量是不可抵挡的。两个局长黔驴技穷，只好乖乖签字。罢工取得了可喜的胜利。工人们称赞毛泽覃在斗争中出了力，表现很不错。

这一回，毛泽覃在水口山度过了一个多月很有意义的时日，便回到清水塘。第二年即一九二三年四月，他再次来到水口山，在工人俱乐部任教育股委员，热

心宣传革命真理,组织工人运动,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同年十月,他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雏鹰儿羽毛丰满了。调皮伢子成了初经风浪的革命战士。

第三章 八一起义前后

江 上 遇 险

正当北伐战争迅猛发展，工农运动掀起高潮时，国民党右派公开背叛了革命。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上海滩头洒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四月十五日，广州的国民党右派，步蒋介石的后尘，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这天，上灯时分，毛泽覃从珠江口回到自己的寓所——广州中山东路一幢楼房，坐下来，拿起桌上的报纸，正准备看，猛听见街上传来异样的声音：歇斯底里的汽车声、乱七八糟的脚步声、冲门打户的通响声、时密时疏的枪声、撕肝裂肺的哭声，以及隐约可闻的口号声。他凑近窗子看去，只见街灯大都熄灭，一辆一辆的警车在昏黄的街道上横冲直撞。人们在急步奔跑，明显地带有某种慌乱。

毛泽覃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离开水口山后，在长沙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委书记；一九二五年的

秋天，来到广东，先后在黄埔军校、中共广东区委、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东农民协会工作。几年来的复杂斗争，把他锻炼得更为勇敢而机敏。他从今晚不寻常的气氛中预感到，广州可能变天了！他赶紧关了窗帘，遮住灯光。

这时，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泽覃一听，知道是自己人，忙拉开门。一看，果然是广东区委一位负责人。领导同志的面容显得肃穆而镇静。

他坐下来，凑近泽覃，用压得很低的嗓音急促地说道：“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广州的反动派开始向我们下毒手了！他们正在包围机关、学校和工厂，搜捕共产党员……”

“怎么办？”

“关于同志们的事，区委一听说上海出事就作了安排。叫人伤脑筋的是，由于敌人的破坏，区委与党中央的联系中断了。很需要一个可靠的同志到武汉找到党中央，汇报前段我们的工作，请示后段的做法。区委决定：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你！”

“坚决完成任务！”毛泽覃紧握领导同志的手。“什么时候启程？”

“越快越好。有困难吗？”

“有。我在广州干了两年，认识我的人很多。单说

出城就很不容易，上船更会招风险！”

“你看，怎么办？”

“趁着黑夜，混出城去。明早，待铺子开门时，买上化装品，伪装上船！”

领导同志很欣赏泽覃的机敏，笑了，说：“是啊，敌人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区委也想到这一层了！”他打开抱在怀里的皮包，拿出几筒白晃晃的光洋，交给毛泽覃，“这是给你的化装费和路费。”

泽覃把自己的提包从墙上摘下来，装进光洋。

“泽覃同志，”领导同志再次与泽覃握手告别。“一路上要多加小心！期待你早日走到党中央的身旁！”说罢，跨出门槛，下了梯子。

毛泽覃目送他出门，心里想，敌人既然搜查机关、工厂、学校，也就会搜查共产党员的住宅，该尽快离开这个巷子！他急急盼着妻子早早归来……他又想到，党的文件一纸一字都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于是他赶紧打开柜子清理文件。

楼梯上响起了轻快、急促的脚步声。

一个娇小而秀气的年轻女人急步走进。这是半年前与泽覃结婚的周文楠，长沙人，现在广州妇女速成班学习。

“反动派杀人啦！”文楠掩了门，将身子贴在门板

上，说道。她满脸大汗，喘着粗气。

泽覃看着妻子，笑了，说：“你安全回来了，好！现在，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到武汉去！快帮我烧文件吧，我们一定要抢在敌人的前头！”

泽覃把柜子里的文件一份一份掏出来，文楠接下，投进火炉。屋里弥漫呛人的烟雾。

然后，他们收拾简单的行装，熄灯出门，飞步下梯，踏上人群熙攘的街道。

天，黑沉沉的。一阵惊雷滚过，瓢泼大雨倾盆而下。他们夹杂在涌动的人群中，朝珠江的方向急奔，急奔……

事情不出泽覃所料。这一晚，敌人搜查了他们所知道的所有共产党员的房子。大约在泽覃夫妇走出半小时以后，一辆警车开到他们的屋前，五六个军警人员冲进他们的楼房，反复搜索，但是一无所获。毛泽覃取得了风雨旅程中的第一个胜利！

当晚，毛泽覃来到珠江边一个海员的家。海员五十多岁，是泽覃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时结识的朋友。他听泽覃说要化装去武汉，便安顿他们在家避避“风雨”，次日上午，走上街去，为他们买了两套阔气大方的服装，一套三民主义书籍和两张轮船票。

上船的时间到了。

反革命政变迫使很多人离开广州。珠江码头的旅客，摩肩接踵，争先恐后地登上船去。在熙熙攘攘的旅客中，有一对年轻的富商夫妇。那男的：头上戴的拿破仑帽往前倾着，遮了半个额头，鼻梁上架一副金丝墨镜，身穿一件银灰色杭纺长衫，脚穿一双响底尖嘴白皮靴，腋下夹着黑得发亮的皮包。那女的：烫了头发，擦了胭脂，点了口红，身穿蓝地白花绫罗长旗袍，脚穿灰面黄边高跟鞋，挎个小巧玲珑的钱袋。这就是毛泽覃和他的妻子周文楠！此时此刻，已经完全不同他们的本来面目啦！

他们的化装果然诳过了人们的眼睛，在一片混乱中，夫妇俩上了客轮。

这是一艘很大的洋船。舱房等级分明。泽覃与文楠坐在第三层，上等舱里。同舱的旅客，大多是穿戴华贵的有钱人。

这艘客轮的预定航线：驶出珠江口，驶过南海航线，再驶过东海航线，然后入黄浦江，到达上海。

毛泽覃与周文楠一直坐在窗口边，展望大江，展望大海，展望惊涛骇浪……初入南海，狂风卷起八尺浪，一望无垠的海面，似一片无际的群山。客轮一下晃上波峰，一下跌进浪谷，颠簸得十分厉害。就是在这个风急浪高的时候，一对海燕擦着低云，掠过浪尖，

展翅飞翔，轻飘如箭……

文楠指着海燕道：“看，多大的胆子！”

泽覃笑道：“是啊！它们正是在暴风雨中表现了自己的勇气，掠取了最大的欢乐！”

……

客轮泊在黄浦江码头。上海到啦！他们必须上岸转船。

这时，泽覃沉浸在一种浓郁的思亲之情中。他想起正在上海工作的二哥泽民。泽民这时任党中央出版部经理，住在德培里。一来，泽覃想看看“四·一二”政变后二哥的景况；二来，想让二哥见见陌生的弟媳文楠；三来，泽覃与文楠都是第一次来上海，一般不会碰到熟人。所以，他想趁转船的机会，到德培里去逛逛。他对文楠说，文楠也乐意。

他们手挽手，随着熙熙攘攘的旅客，登上码头，进了入口，来到上海最繁华的区域外滩。著名的南京路伸展到这里，号称“十里洋场”。只见街道两边的洋楼，好高好高，好象狭谷两边的悬崖峭壁。街心，电车、汽车、三轮车、自行车，首尾相衔，往来不绝。行人摩肩接踵，宛如缓缓流动的江水。乍看起来，杀人如麻的“四·一二”事变并没有冲淡上海滩的“繁荣”。

泽覃挽着妻子，登上开往德培里方向的电车，凭窗而望，只见一些墙壁上，在威风凛凛的“仁丹胡子”广告画旁边，写着触目惊心的“铲除共党，人人有责”的大标语，有些墨汁还没干呢！偶尔有一二辆警笛长鸣的囚车开过来，背盒子枪的警察呆在车里，目盯街心，凶神恶煞。泽覃暗暗对自己说：“可得小心啊！”

德培里到啦！

他俩下了车，朝二哥的住宅走去。泽覃放慢了步子，以便看清虚实。他看出，二哥住宅的大门叫人撬了锁扣，门外一个穿短开衫的汉子，叼着一支烟，走来走去，眼睛咕碌碌地膘着街上的行人。泽覃断定，二哥不是出事，就是转移了！他感到，情况异样，绝不能冒昧走进门去。但为了不惹人注目，他挽着文楠的手，继续前进一段，再乘车返回轮船码头。

他们买到了去武汉的轮船票。

乘客特多。人们争先恐后，一窝蜂上了船。当泽覃与文楠登上船时，船舱里已经挤得满满扎扎的。他们只好在甲板上站着。这时，泽覃看见，几尺之外，有个戴江浙草帽的粗壮汉子，和一个穿西装的中等个子，走来走去，东张西望。这两个汉子，就是暗探！

泽覃已经有所察觉，拽拽文楠的衣袖，二人便挪动步子，绕过船尾，走到另一边甲板上。

谁知，他们又碰上了两个走来走去的暗探，不过，看来两个暗探并未对他们起什么疑心。

但是，突然出现了意外的情况：当暗探还在毛泽覃身边时，毛泽民从甲板一端大步走来了！原来，泽民在“四·一二”政变的当天就转移了。今天，他也根据上级指示，到武汉去。毛泽东三兄弟参加革命的事，这在当时的报上是反复登了的。要是泽民一声喊出泽覃的名字，那就等于自投罗网！

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泽覃灵机一动，抢先和泽民打上招呼：“方老板，您好啊！”

泽民一下就明白了，说道：“哦，是少老板！久违，久违！”他指着文楠，问：“她是……？”

“小弟内人，名叫涟漪，半年前结的婚。”泽覃回道，又给文楠介绍泽民：“这是茂源纱号老板，方德仁先生。前年一道跑南洋，做花纱布生意，多蒙方兄提携！”

文楠用学来的广东客家话说道：“晓得了，晓得了！他在家，多次称道方兄宽厚仁慈呢！”

泽民说：“哪里，哪里！”

泽覃问泽民：“方兄，生意如何？”

泽民愁眉道：“唉，愚兄运气不佳，都要赔光血本啰！你老弟呢？”

“涟漪爸爸是广州国民政府一位部长。实不相瞒，蒙岳丈提携，小弟也混进了国民政府，一手从政，一手经商。生意上边嘛，虽不算一本万利，也还过得去的。”泽覃表现出十分得志的神态，从提包里拿出一本三民主义书，炫耀道：“这年月啊，就得信这个！”说着敲敲书本。

泽民装作若有所悟的样子，说：“如果二位肯帮忙，愚兄倒也愿在政府谋个职位！”

“涟漪，你看？”泽覃说。

文楠说：“一定在父亲面前保荐！”

他们三人口齿利索，对答如流，既谈发财之道，又论做官之门，弄得两个暗探傻了神，悄悄走了。

泽民瞟着敌人走了，往泽覃背胛一拍，道：“好小子，这么老练啦！”

江面浊浪滔滔，三人笑语朗朗……

冲 出 虎 口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撕下了国民党“左派”的面纱，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大屠杀。至此，整个中国都处在白色恐怖中。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

认识到，只有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挽救革命，挽救党。党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毛泽覃从武汉奔向九江，又从九江奔向南昌，去参加一场神圣的战斗。

这年七月底，一个赤日炎炎的下午。南昌城的空气又热又燥，仿佛一着火就会燃烧起来。

一艘从九江开来的客轮，沿着赣江驶入南昌，停泊在码头边。船舱里，坐满了旅客。其中，毛泽覃还是穿着那套华贵的便装。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五短身材的青年，叫谭希春，湖南湘潭人。近几月，他们两人都被派在国民革命军中，做党的秘密工作，任务是策动官兵武装起义。由贺龙、叶挺同志率领的准备起义的部队已经进了南昌城。毛泽覃、谭希春因为留在九江办些公差，所以迟到了。这时，贺、叶部准备起义的事，反动派已有所觉察。驻扎在南昌城的反动军阀朱培德的军队，加强了戒备。他们发觉贺、叶军中的人员，就给扣起来，加以审讯，企图从中弄清贺、叶军的行动计划。毛泽覃、谭希春为了路途安全，穿的是便装。叶挺部队的符号就藏在皮靴里。

他们随着满船旅客下了客轮，准备进城。

毛泽覃抬头一看，只见城门入口处，站着很多荷枪实弹的士兵、军官，对一个个入城的乘客反复盘问、

搜查。

谭希春用胳膊碰碰毛泽覃，那眼神似在问：“查得这么紧，怎么办？”

毛泽覃给谭希春打个耳语：“你慢着，让我先去试试。我若出了问题，你就别急于进城了！”说完，他就大大方方朝城门走去。

刚靠近城门口，一个翘鼻子丘八横臂一挡，看着毛泽覃，凶声问道：“干什么的？”

毛泽覃“哗啦”一下打开手里的苏州纸扇，笑道：“你看呢？”

翘鼻子丘八打量一番毛泽覃的阔绰穿戴，语气平和了：“是当官儿的，还是作生意的？”

毛泽覃口气蛮大：“进南昌城找朱培德指挥部接洽承包被服之事，莫延捱了吧！”

翘鼻子丘八恭顺地说：“请进！”

毛泽覃正要跨步而入，一个干瘦老兵白了翘鼻子丘八一眼，喝道：“慢着！”

他敲敲毛泽覃夹在腋下的黑皮包：“看看！”

毛泽覃用鄙夷的神情瞪对方一眼，“哗”地拉开了皮包。干瘦老兵往里一捻，摸出两块银元，顺势塞进自己的口袋，高兴而又觉不满足，笑道：“就这么一点？”

他又往毛泽覃衣裤口袋摸捏一番，见什么都没有，用怀疑的口吻说：“穿得这么阔气，就没啦？”

毛泽覃用嘲笑的口吻说：“难道你要我把个银行塞进袋子里？！还要嘛，走，到我家去！”

干瘦老兵无奈地：“进去吧！”

毛泽覃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谁知，一个胖猪似的军官走来，似乎看到了这一切，久久盯住毛泽覃，用粗浊的嗓子喊道：“穿长衫的，慢走！”

毛泽覃反过脸，瞪着闪光的大眼，瞧着胖军官。

狡猾的胖军官嘴角露出阴险的微笑，对泽覃说：“脱下鞋子！”

毛泽覃以恶对恶，凶道：“老子走遍天下，没见过这么啰嗦的人！老子进城办公事，十万火急，你偏偏要纠缠！老子舅舅是江西副省长，你要误事，老子要告你！”

这一连串“老子”，并没有把军官吓住。他强硬地说：“今天上峰有手令，不管是谁，也得彻底查！”说着，嘴巴朝士兵一翘，“给他脱了！”

毛泽覃见势不妙，装作不予理睬的样子，撒腿就走。

这头，丘八向他鸣枪。那头，士兵拦路阻挡。于是，他的靴子给脱了，符号被发觉。

毛泽覃横眉怒目，向胖军官抗议道：“叶挺部是正正堂堂的国民革命军。你挂的符号也是国民革命军的符号。你为什么要抓我？”

胖军官说：“既然你是国民革命军，为什么不穿军装？我看，你是冒充国民革命军！”对几个丘八说，“扭走，关起来！”

谭希春站在码头上，看到了这一切。他只好离开码头，在河沿上踟蹰，寻求另外的入城之路……

毛泽覃被押到一幢旧楼房中。楼分两层，每层七八间。楼梯与间墙全是木板。以前，它是民房，现在被守码头的官兵强占着，其中两间屋堆满枪枝弹药。毛泽覃被关在一楼正中一间屋子里。屋里又热又闷。他凭着黄昏的霞光，看得清屋里的一切：墙上贴着年画，床上搁着稻草、席子和单薄的棉被，屋内还有一张桌子，一张条凳。看来，这房间是临时腾出来关俘虏的。

夜幕拉下来。全城停电，毛泽覃的囚室自然是黑古隆冬的。

胖军官提着马灯，别着手枪，走了进来，身边跟个勤务兵。

“先生，委屈了吧？”

毛泽覃说道：“当然。一个堂堂的国民革命军军人，

竟被平白无故地关了起来！”

“只要你答应一条，马上放你走！”

“说吧！”

“供出叶部反水的计划！”

“什么？反水？不可能，胡扯谈！”

“哼！贺、叶二部不听二方面军张总指挥的调遣，擅自开进南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不必装糊涂啦！”

“贺、叶二人所部国民革命军，忠于国民，全力革命。什么反水反火，全是无稽之谈！”

“先生，放聪明点！”胖军官的脸变得严厉起来，“给你一晚考虑时间，明早给我回话！”说罢，领着勤务兵，扬长而去。

夜深了。毛泽覃毫无睡意。明早，他能给胖军官回什么话？还不是再回一通“胡扯谈”之类的话！结果呢，“格杀勿论”。杀头，并不可怕。但是，南昌城头的神圣战斗不能参加了。霎时间，历历往事呈现在他的眼前……

一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无边的夜色吞噬武汉三镇，武昌督府堤四十一号灯火通明。蔡和森、毛泽东、杨开慧、毛泽覃，促膝交谈，讨论党和革命的前途。和森与大哥慷慨激昂，斥责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投

降路线。他们沉痛地指出，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阻挠，我党至今还没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在反动派的屠刀下，简直无力抵抗！

告别武汉的前夜，督府堤四十一号那间亮着灯光的小屋里，泽覃、文楠促膝话别。一轮皓月悬挂在明净的天空，透过窗棂照着一对即将分手的夫妇。谁说革命者心如铁石？他俩离情依依，泪湿衣襟。然而，真正的革命者总是把爱情的位置摆在革命利益之下。他们都理解到，为了即将临近的武装起义，别离何足惜！文楠已经身怀有孕，脚背浮肿了。但是，她咽了眼泪，就着炉子，为丈夫煮带到路上吃的鸡蛋；拿出针线，为丈夫缝上脱落的衣扣。皓月西斜了，七星封位了。她说了千言万语，最后落到一点上：“党交给我的事，我会做好；孩子生下了，我会带好；你就放心去打仗吧！”泽覃顿时感到，坐在眼前的，不仅是多情的妻子，也是亲爱的同志！于是，他诚挚地对她说：“等待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如今呢，身陷魔窟，命落虎口。同志们近在咫尺，但不能相见；战斗就在明朝，却不能参加！这，这是什么样的处境啊！

能乖乖地听从敌人的摆布吗？不！要冲出去，冲出魔窟，冲出虎口，冲向行将展开的战场！

可是，往哪冲啊？

他看看上面——上面是天花板，粉了石灰，严严实实！

他看看前壁——前壁有房门一块，关着锁着；从门缝看出去，还有手持马灯的士兵在站岗！

他看看后壁——后壁有窗子一口，装了铁栅，有翅难飞！

他看看左壁和右壁——那是没开门窗的木板墙，隔壁有丘八在叫闹！

他心急如焚，捏拳，抠脑，皱眉，踱步，思索着，思索着……

室外传来响底皮鞋磕打地面的声音，“的达的达”，由远而近。毛泽覃从门缝看出去：胖军官来了。他走近站岗的瘦丘八，凶声训道：“加强巡查，当心火烛！特别要注意火药库房和这个穿长衫的！出了事，唯你是问！”瘦丘八立正，回道：“是！”

毛泽覃心眼忽地亮堂了。“当心火烛”！敌人原来是特别担心起火哦！那是因为，这里还有火药库房！放火吧！趁他们挤进来打火，混乱时，溜出去！

可是，哪有火种呢？毛泽覃在屋里走来走去，东看看，西瞅瞅，没一点办法。

过了一阵，锁响了，门开了。瘦丘八进屋巡视了。

他口里叼着烟，盯着毛泽覃正要训话，突然，外面传来胖军官的吼叫声：“站岗的呢？”瘦丘八忙答道：“我在这里呢！”“叭”的一下，将烟蒂丢在地上，溜出屋子，锁上门。

毛泽覃捡起烟蒂，笑了。这就是火种！

再不能犹豫啦！他麻利地将长凳栽个筋斗，将自己的长衫、帽子披在凳上。乍看，那穿衣戴帽的长凳活象一个蹲在地上的人呢！

他将床上的棉被楼下来，从墙上撕下年画，就将烟蒂一吹，画纸烧着了，又将棉被点着，一会儿屋里浓烟滚滚。

他躲在墙角，用假嗓尖叫：“犯人放火了！犯人放火了！”叫毕，躲到门角落。

顿时，楼房骚动起来。白军一窝蜂拥进。屋里浓烟滚滚，看不清人。有的人以为长凳是犯人，朝它开枪。屋里乱糟糟的。

毛泽覃乘着混乱，梭的一下溜出了房门，直朝叶挺部队驻地跑去……

八月一日，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毛泽覃英勇地参加了街头的浴血战斗。

大智大勇上井冈

罗霄山区，茶陵边界，一条石板古道爬山过谷，伸向宁冈县，伸向井冈山。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的一天，这里细雨纷纷，淡雾濛濛。

一匹膘肥体壮的枣红马，沿着古道，自西向东，往井冈山方向纵蹄奔驰。毛泽覃骑在马背上，一手挥鞭子，一手拉缰绳。他穿着银灰色雨衣，清秀的面庞虽然略显苍白，两撇浓眉下的一对大眼仍炯炯有神。

他驱马疾行，肩负着重大的使命。

他参加南昌起义后，在叶挺同志率领的十一军二十五师任宣传科长。随后，在胜利的锣鼓声中，他随部队撤出南昌，冒着敌人的追堵，忍受酷暑和饥饿，转战于赣、闽、粤、湘四省。

一天，他随朱德同志借宿在老百姓的茅屋里。夜深了。他在茅屋四周的竹山小路巡哨归来，进了屋，只见朱德同志就着煤油灯，用心看报，突然笑了起来，自言自语说：“好啊！”

泽覃问：“有什么喜事啊？”

朱德同志抬起头来，见毛泽覃进了屋，喜孜孜地说：“这是刚搞到手的一张敌伪报纸。报上说，你大哥带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国民党拿他没办法。”

泽覃接过报纸，读着，激动得热泪盈眶。

朱德同志感慨万端，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八一起义，向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从此有了一支人民的军队，这件事是做得好的。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经验，把部队带到了广东潮、汕地区，平地作战，碰上了强大的敌人，结果吃了大亏。你大哥就高明一些啊！他利用敌人力量薄弱的山区，屯兵马，打游击，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我看，这倒是一条好路子！”

他面对窗口，翘首北望，似乎他的心已飞向井冈山，感慨道：“常言说，人多力量大。要是把我们的部队拉上井冈山，和你大哥带领的部队一起干，敌人就更难对付我们了！……当然，这还得和陈毅同志、王尔琢同志商量商量，看行不行？”

第二天，各位领导同志商量了一阵，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成朱德同志的意见，并决定派毛泽覃同志马上到井冈山去，跟毛泽东同志通个气，看他对这事有什么意见。

朱德同志马上将领导同志研究的意见告诉毛泽覃，嘱他尽快行动，语重心长地说：“两军会师，是件

大事。泽覃同志，对这次行动的意义，可要有足够认识啊！”

毛泽覃想了想，说：“朱德同志，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因为通往井冈山的道路都被敌人严密封锁，毛泽覃只得化装成国民党军官，以便蒙混过关。他驱马数日，这天来到了坑口路卡，这是反动团总罗团霄的驻地。他定睛一看：多么险要的关口呀，狭谷之中，道路一条，两边是悬崖峭壁，很象窄而又窄的街巷。路口，几个团防局的油渣兵拦路站着，荷枪实弹。真是插翅难飞啊！

一个又高又瘦的小头目凶声凶气地问：“干什么的？”

毛泽覃比小头目的嗓门还高：“找罗团霄的！”

“找我们团总有什么事？”

“嗨，这就不能告诉你了！”

“什么话，我看你是共产党！来，搜！”

毛泽覃跳下马来，手一挥，喝道：“搜，可以。可我有话在先。兄弟是带着军事机密来的。你们要是背上泄密的嫌疑，我可不管哟！”

“什么鸡（机）密鸭密，来，兄弟们！”

小头目话音未落，几个团丁扼住毛泽覃，扒下他

的雨衣，只见他穿的是一件讲究的国民革命军军官制服，胸前佩的符号写明他叫“覃泽”，是十六军副官。真没想到，正是正牌子货呢！

要在往常，团丁们当然该罢休了。但团总最近有令：凡是陌生人，不管是谁，都要彻底搜！于是，小头目往泽覃身上摸摸捻捻，捻出一封信。一看，封面写上“亲交罗团总收”。团总信件，岂敢乱拆？便将它递与“覃副官”，手一扬：“请！”

毛泽覃一把抓过信件，鄙夷地说：“信，我收下了。可我只能带回十六军！”

“为什么？”

“因为你泄了密！”

泽覃上马，调转马头，做个往回走的样子。

小头目急坏了，作揖打拱的央求道：“求求长官，求求长官！我只看了封面哩！”

这时猛听得一个沙哑嗓子：“什么事？”

泽覃定睛一看，见一个又矮又胖，脑袋滚圆，眼睛小得象两颗豆子的人来了。这人正是罗团霄。

罗团霄听小头目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对马背陌生人说：“下属失礼，看在团霄份上，请包涵！”

泽覃说：“团总既这么有礼，好吧！”便递给信件。

团总抓信一看，原来是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给他的

信。大意是：闻井冈共军十分猖獗，我部将调防入湘，会剿井冈。在我军到来之前，你得好好儿守着。等到大功告成，当然有你的一份好处的……

团总心想，信的口气是蛮大，但既说让我参加会剿，总会有点儿甜头。所以，他感到受宠若惊。但他转而一想，这是真的吗？是不是共产党冒充国民党，走南闯北？团总对范石生的底细也是晓得一些的，得考考来人！

团总问：“请问范军长哪里毕业？”

泽覃答：“云南讲武堂！”

“眼下什么军衔？”

“中将。”

“什么绰号？”

“无礼！”毛泽覃气愤地说。当然他知道范石生的绰号叫“白鼻子猫”，但是他没有说出。因为这“无礼”二字的答话，更符合军部副官的身份。

团总疑惑全消除了，两眼眯成一条线，说：“贵军座提议，正中下怀！理当为副官先生设宴洗尘。请！”

毛泽覃一笑：“好！”

这场喜剧是编得好！原来，早一向，朱德同志为了在广东取得立足之地，便利用他与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同学关系，佯作投奔，受编于十六军，毛泽覃领

得军部副官衔。不久，时机成熟，朱德同志率军脱离了范部。这次，泽覃得知罗团霄封锁坑口，便假造了范石生的信，施展了一个以假乱真的巧计。

罗团霄陪泽覃走进雕龙刻凤的华屋大院。不久，他交给毛泽覃一封给范的回信，对范的“提携”深表谢意。

在一所阔绰的客厅里，罗团霄摆了几桌酒席。大小头目聚坐一堂，为尊贵的副官先生频频干杯。

席上，“副官”对罗团霄说：“保密乃胜利之前提。我担心的是，在我回去的路上，你的信又会被搜查泄露！”

团总听了，将筷子砸在桌上，猛吞下一口鸡肉，起立讲话：“诸位听着，覃副官乃十六军使者，身负重任，出入坑口，不得阻拦，如有违抗，军法处理！”

宴罢，毛泽覃上了马，向团总告辞了。

团总送到院门，拱手施礼道：“一路顺风！”

泽覃跨上马，走到路卡，勒勒缰绳。枣红马不是向西，而是向东奔驰。

满口酒气的小头目友好地叫道：“副官先生，你走错了！”

泽覃掉转头，笑道：“没错！”

小头目眼一瞪，愣了，忙跑向华屋大院，报告团

总。

团总喝得太多，躺在床上打呼噜。小头目猛喊，半晌方醒，问：“什么事？”

小头目说：“副官往井冈山跑了！”

团总“啊”了一声，骂道：“为何不开枪！”

小头目说：“你说过，副官出入，畅通无阻！”

团总咆哮：“快追！快追！”

待团总带人追将出去时，那一匹膘肥体壮的枣红马，已登上云雾漫漫的高山之巅，时而依稀可见，瞬间又消隐无踪了……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枣红马驰入山那边冲里时，泽覃听得一声大叫：“站住！”一看，一队身穿黄军装，头戴青天白日帽的人，从山坡密林一冲而出，拦了大路。毛泽覃无奈勒住马缰。

几个汉子扑向泽覃，一个高瘦胡子兵打量他的符号，会心一笑，不觉伸出了大拇指，叫道：“绑！”

毛泽覃被五花大绑了，说实话，这回他心里真焦急。腹背受敌，势在难逃！

但士兵凑合一起，咬耳低语一阵子，然后，一个精壮的年轻士兵押着他。奇怪的是，不是向西，而是向东；不走大路，而是翻山越岭！

毛泽覃本是聪明人，想了片刻，惊问道：“你们莫

非是……”

年轻士兵用枪口瞄着他的鼻子，训道：“老实点，乖乖跟我上井冈山。要打喊，毙了你！”

毛泽覃全明白了，笑道：“你看我的样子象谁？”

年轻士兵打量，哦，和毛委员样子相仿呢！惊疑道：“直说吧，究竟是什么人？”

泽覃俏皮地说：“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白皮红心人！”

年轻士兵傻乎乎笑起来。他打个口哨。适才拦路的伙伴飞步而来。年轻士兵跟他们打了一阵耳语。大伙便认真而友好地盘问骑马人。一问清，大家拥抱着，欢喜若狂地跳起来。

原来，这支国民党队伍是化了装的工农革命军。

在一间普通的农舍中，毛泽覃会见了毛泽东。兄弟俩久别重逢，激动得流出了泪水。

毛泽东同志听小弟详细地汇报了八一起义军的情况，随后就派何长工同志去找朱德同志，不久，朱德同志带兵上井冈，著名的井冈山会师实现了。

第四章 井冈山的峥嵘岁月

记住啊，记住啊……

最聪明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世上没有一贯正确的圣人。适应新的环境不是容易的事。毛泽覃在井冈山最初的战斗，交织着机智与失策，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不过，正是这样的回合使他更聪明起来……

那是一九二七年的冬天，一场暴风雪席卷井冈山。高耸云空的黄洋界成了一匹顶天立地的大雪马，它四周的群山成了滚滚的大雪涛。

一支五十个人的队伍从黄洋界下的江西省宁冈县乔林乡出发，由东向西，爬山过谷，朝湖南省酃县的九都行进。他们是乔林乡刚成立的暴动队，一个个戴斗笠，穿蓑衣，遮住随身带着的大刀、匕首，其中有六、七个人把长枪塞在通了心的竹筒里，扛在肩上。还有的挑着空箩筐，都走得稀稀拉拉的，乍看是平平常常的过路人，实际上他们是去偷袭九都土豪尹子樵，为工农革命军筹款。

个子高大的毛泽覃走在最后，是他们的领队。不用说，他今天脱掉了军装，和老表们一样的装束。

他奔上井冈山后，就担任了工农革命军一个营的党代表，一边打仗，一边作群众工作。最近一段日子，他来到乔林，以高超的宣传和组织才能，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党组织、红色政权和暴动队。

这时，革命在发展，但困难很多。几天前，毛泽覃到茅坪去汇报工作，顺便看看部队。战士们真苦哟！寒冬腊月，穿的还是破烂的单衣夹袄加草鞋，盖的是破烂的军毯或夹衣，很多冻成了病，实在受不了了，就用稻草裹着身子过夜。当然，战士们是乐观的，调皮的小青年编出顺口溜：“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哪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但作为一个领导，看到这个情景，能不心疼吗？他跟军部首长谈到这事，问能不能为战士们添置点被服。首长眉毛一夹，感叹说：“没钱呐！”泽覃暗下决心，一定要超额完成筹款任务，把更多的光洋送到工农革命军手里！

近来，乔林乡土地革命搞得好火热。毛泽覃带领穷苦农民，分了本乡土豪的土地，没收了本乡土豪的浮财。再要筹款，只能到外乡打主意啰。前晚，一个常年在外做手艺的裁缝，到泽覃的住屋来烤火，说他这

些日子在给九都尹子樵家做衣。尹子樵在长沙做官，家财万贯，最近生了个儿子，准备大摆“三朝酒”，远近老财们都会去赴宴，还听说他们会在尹家过夜。毛泽覃知道，最近井冈山附近的土豪常串连开会，研究共同对付共产党的事，裁缝的话大约是可信的。土豪聚会，正好“吊羊”^①呢！他喜孜孜地召集暴动队员开会，讲了自己闯九都的想法。

队员们说：“成吗？乔林是红区，这里的土豪是死老虎；九都是白区，那里的老虎还是活老虎啊！”

毛泽覃幽默地答道：“睡着的活老虎等于死老虎。我们悄悄地赶到九都，趁土豪睡大觉时一网打尽！”

队员们听了这话，哈哈大笑。

乔林离九都数十里，山陡路滑，队员跌跌爬爬地赶着奔着，二更时分才到达。

雪夜，天空有着迷茫的幽光。毛泽覃一看，尹子樵家原是个青砖瓦屋院，前后三进，四周围着高高的院墙。看看前门，关着的；看看后门，闭着的。冲吗？怕打草惊蛇。不冲吗？如何进？

毛泽覃思索着：裁缝曾告诉他，尹子樵爱干净，厕所筑在后门外。酒醉尿多。酒醉肉饱的土豪难道不

① 吊羊：把土豪抓起来，强令在规定期限内交出现洋。

起来拉屎拉尿？

毛泽覃叫一个认识尹子樵的队员和自己一起，埋伏在厕所近处的水沟里，盯着院子后门；其余的队员则撒得远远的。

时间一刻一刻地跑过去……

“吱哑”，后门开了。一个圆脑袋出来了，手里提着马灯。

泽覃声音细得象蚊子，问队员：“是尹子樵吗？”

队员摇摇头。

第二个出来的是个满头白发的瘦老头，由一个稍为年轻的女人搀着。

泽覃问：“是吗？”

队员又摇摇头。

第三个出来的是个穿呢子大衣的中年男子，蓄西式头。

队员急不可耐：“是他！是他！”

毛泽覃对队员说：“逮住他！”

当尹子樵被队员抓住的时候，毛泽覃用枪对着他的胸口。尹子樵吓得面如土色，跪下求饶，说只要不杀，什么都好办。

毛泽覃说：“现在，你把你的客人一个个叫起来，就说有紧急事情。如果你乱叫，我的枪口可有意见呢！”

尹子樵瞧了瞧泽覃黑洞洞的手枪，连忙答道：“是，是！”

土豪们听到尹子樵的呼唤，一个个从被子里爬出来，被我们的暴动队员全部逮住了。

三十多个土豪被关在一间屋里。毛泽覃握着盒子枪，向土豪训话：

“你们剥削压迫农民，是有罪的。你们要拿脑袋抵罪。我宣布，从现在起，你们的脑袋统统归我们啦！”

土豪们吓昏了，一齐跪到地上，哀求道：“饶命啊，饶命啊！”

毛泽覃说：“当然，你们也可以拿钱买回脑袋。不过要出得起价钱，还要现洋！”

土豪说：“行！行！”

毛泽覃根据土豪大小，规定了价钱等级，勒令快捎信回家，限于次日上午交齐。土豪们不敢不依，纷纷给家中写信。有些信是我们的队员送去的。

从次日早晨起，白晃晃的“花边”^①源源而来。到中午为止，搞到一万几千元，用一担担谷箩装着。毛泽覃觉得不能再等，把土豪锁在一间屋子里就返程。队员们高兴极了，步履如飞。

① 花边，即银元。

当他们走到酃县十都时，“叭，叭！”远处飘来枪声。毛泽覃心里吃紧了。十都有个反动民团，他原是知道的。但两天前，他得知民团已调防到五十里以外，于是利用这个空子，搞偷袭。然而他对敌人的反革命嗅觉与疯狂劲估计不足。敌人闻风之后，又连夜返回十都了。如果毛泽覃手里有压倒敌人的兵力，那还不打紧。问题是，暴动队不仅武器不行，连数量也不及敌人一半！我们被动了……

毛泽覃是镇静的。他指着路侧山包：“占领高地，居高临下！”

待暴动队上山以后，敌人冲锋了。不过敌人在地形上不利，所以暴动队边打枪，边扔石头，一下便打死打伤了几个敌人，但我们也有几个受伤的。敌人拉开阵势，企图包围山包。

毛泽覃趴在一块大石头后，清清楚楚地看到，山下的敌人正跑步向两边，成弧形撒开，企图包抄暴动队。枪弹就象雨点儿一样，密密麻麻。焦灼之情在毛泽覃心里燃烧。然而他未失去冷静。他知道，死守是不行的。于是，命令突围，自己带几个人掩护。

正当突围开始时，情况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敌人乱了，因为从他们脑后飘来了弹雨！原来，我工农革命军一部听说毛泽覃冒险深入白区，估计会

出事，便赶来救援。一会，敌人仓惶逃遁，已得解脱的暴动队也下了山，奔上回乔林的路。

第二天，大雪未止。毛泽覃和几个暴动队员用青竹皮箩挑着从九都搞回的一万多光洋到茨坪去，交给工农革命军的领导同志。一路上，他的脸火辣辣的，一种内疚的感情在他心里燃烧。

他交了钱，然后走进毛泽东同志居住的农舍。

毛泽东同志正伏在白木桌上写什么，听得叫“大哥”，抬起头来，招呼泽覃坐下，左手权腰，右手伸出拇指，说：“搞到这么多光洋，给红军雪里送炭，真是顶呱呱的角色啊！”随即脸色变得严峻起来，“不过，你啊，行动之前，也不向上级请示请示！就带这么几个暴动队员，深入白区打土豪，也不考虑那里有多少白军，这是冒险！红军要是都照你这么打仗，那会打得精打光！你啊，还是个冒失鬼！”

毛泽覃坐在桌前，双手撑着双颊。沉重的感情象铅块一样压在他的心头。他回顾近年的战斗历程。从广州到武汉，从粤北上井冈，革命需要他冒风险，但由于注重调查，知己知彼，采取了正确的策略，都闯过来了。这回呢，看不到敌强我弱的形势，不注重调查研究，冒险行事，真糊涂！要不是红军来救援，损失该有多大！记住啊，记住这次教训啊……

他想到这里，霍然而起，昂首望窗外，只见白皑皑的井冈诸峰矗立云空，多么雄伟，多么壮丽！井冈山啊，井冈山，为了你的尊严和圣洁，你的战士一定要从挫折中挺立起来，干得象个样子……

召 唤 亲 人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冬天的阴影渐渐消逝，春天的脚步就要来临。

毛泽覃带着两个小战士，踏着厚厚的积雪，走出古老的遂川城门，走向城外的小村。他头戴五星八角帽，微锁双眉，若有所思。

几天前，他带领自己的一营工农革命军，与兄弟部队一道，进军遂川，在大坑打垮了肖家璧的靖卫军，随即进了遂川县城。战斗结束后，上级把他留在遂川，担任团政治部代理主任，兼遂川县委委员，执行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武装、巩固阵地的任务。奇怪的是，当工农革命军占领这块地盘以后，不仅财主们无影无踪，而且农民和市民大都跑了！遂川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南大门，不依靠群众，把人民武装搞起来，怎能巩固这块阵地？而这块阵地不巩固，就是给妄图进攻井冈

山的敌人打开了大门！想起这个问题，泽覃便急得睡不着，吃不甜。他思索着一个问题：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穷人该是共产党的亲人，为什么要跑呢？他打算到村子里去，找留下来的人问个究竟。

村里有一长排茅屋，垛连垛，墙挨墙，屋前是一溜晒谷坪。看来，这是几户农家。各家大门都紧闭着，还大都落了锁呢。村子旁边一个人影也看不见，好冷清，好寂寞。

他朝东边那间只关门没上锁的茅屋走去，轻轻地敲敲门。

里面随即传出惊慌的声音：“谁？”但并没有开门。

毛泽覃走近窗子，往里一看，见窗子里面也有一张脸，睁着眼往外瞧。那是个白胡子老头，瘦瘦的，颧骨很高，眼窝很深。泽覃对他说：“老大伯，别怕，我们是共产党，开门吧！”

老头一听，更惊慌了，“啊”了一声，急冲冲穿过间门，往里屋一窜。看起来，是个跛子。

毛泽覃和小战士往西头一扇只关没锁的门走去，只见一个老婆婆躺在床上，哼着“哎哟”，看来是个病人，便对她说了同样的话。

老婆婆尖叫一声，吓得将被子一扯，盖住了脑壳。

.....

夜深了。毛泽覃回到他们宿营的破庙里，躺在地铺上，听着屋外长啸不息的雪风，看着屋内摇晃不停的松明，心绪不宁，难以入睡。群众是怕共产党，所以不和我接近。要想了解到真实情况，得装扮成老百姓才行。

第二天，毛泽覃从一个新兵那里借来一套便服，从炊事员那里搞来一担皮箩和一些盐，从宣传队那里借来一个小摇鼓，装扮成一个卖盐的小贩，又走到城外的小村里去。

随着小鼓“丁蹦蹦”、“丁蹦蹦”的响声，毛泽覃拖长声音叫卖道：“卖盐哟！卖盐哟！”

当年的遂川，可不象今天啊，盐是很珍贵的，碰上卖盐客，不管有钱没钱，总想买点儿。小鼓声和叫卖声把屋子里的老头子、老婆婆逗出来啦！

两个老人，一个跛脚，一个拄棍，走出门来，只见一个戴瓜皮帽、穿对襟衫、挑皮箩担的商客站在禾坪里，感叹说：“嗨，世上偏偏就有这号冒失鬼，这个年月，还卖盐呢！”

泽覃说：“不卖盐，你们拿什么相菜呀！哎，你们买不买？不买我就走了！”

老头说：“买是想买，就怕是白花了钱……”

泽覃问：“你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懂！”

老婆婆说：“看你这个做买卖的！八成是外乡人，还蒙在鼓里吧！如今，共产党来了。他们要共产共妻，杀人放火哩！”

泽覃说：“我是湖南茶陵人。我倒听说，共产党是穷人的党，只是打土豪，把那些田啊，土啊，浮财啊，都分给缺衣少吃的穷人。什么共产共妻，杀人放火，全是谣言！”

老头说：“我说你这个湖南客呀，世上哪有为穷人的党啰。耳听是虚，眼见是实。大前天晚上，我亲眼看见共产党跑到这里来，抓着我隔壁一个妹子，强了奸，就给剃了光头，还说要往脸上打火印。妹子恹不过，逃走了，投了塘！他们还抓了一个后生家，投进了通红通红的石灰窑呢！好惨啊！”老头说着，伤心得流泪了。“大家看见的共产党是这么个样子，腿健的也就鸡飞鹅走了！”

泽覃听着，愤慨已极，问：“那是真共产党吗？”

老头说：“怎么不是！国民党‘粮子’谁不认识？来干坏事的穿着灰军装，戴着灰帽子，帽子上有个五角星！还大喊大叫：‘老子就是共产党！’”

泽覃说：“那一定是国民党冒充的共产党！我打赌，共产党不是那号人！”

老头说：“看你这个湖南客，耳听是虚，眼见是实

嘛！”

.....

毛泽覃回到驻地，就召集战士们开会。他说了下乡的见闻，告诉大家，是敌人败坏共产党的名誉，和我们争夺群众。我们一定要向群众揭露敌人的阴谋，证明共产党是为贫苦百姓闹解放的。但这不能靠空洞的宣传，要靠实际行动。因为群众只相信“眼见是实”。我们打几个土豪，把浮财分给群众，兴许会奏效……

战士们异口同声：“就这么干！”

话是好说，干起来可难啊。难就难在这一带的土豪也都跑啦！银洋、谷米和上等衣被布匹，全都转移了怎么办？只有捉土豪。于是，毛泽覃叫战士们脱掉军装，到老百姓中间去，首先找到土豪家的长工、丫环，谈天说地，东拉西扯，摸清土豪的去向。结果，打听到了，土豪们有的逃在外乡，有的躲进山洞，也有的藏在佃户家里。于是，战士们悄悄地去捉。捉到了土豪本人，那当然好，叫他拿钱和谷子来赎人就是了。捉不到土豪，把土豪的小老婆捉来也行。有些小老婆本人就知道钱在哪里，谷在何方，乖乖地招出来。过了一些日子，战士们搞到了数量不少的银元、谷米、布料。穷苦农民最需要的，不就是这些么？

一个晴朗的日子，毛泽覃和几个战士带着打土豪

得来的胜利果实，又跑到城外小村里。为了不惊动那两个老人，泽覃还是扮商客，战士们则掉在后面老远。

泽覃到了禾坪，把手鼓摇得“丁蹦蹦、丁蹦蹦”尖响，拖声叫卖：“卖盐哟！卖盐哟！”

跛脚老头和有病的老婆婆拄着棍子出来了，看看卖盐的，觉得奇怪，说：“怎么又来了？”

卖盐的说：“上回，我说共产党蛮好，你们不相信。这回啊，我不独来卖盐，还把共产党带来了，让你们认识认识！”

两个老人吃惊地“啊”了一声，正想躲进屋里，呆在近处的宣传队员们，打着小红旗，担着一担担胜利果实，流星般地一拥而至，拦住两个老人。

一个宣传队员从箩筐里拿出一件青缎面子驼绒里子的夹袄，递给白胡子老头：“老伯伯，看你穿的又烂又破，这个就送给你吧！”

老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想要接下，但双手颤颤巍巍……

一个宣传队员递给老大娘一串腊肉，说：“看你面黄肌瘦，也该吃点子好的啦！”

老婆婆觉得自己跌进了梦里！

但现实毕竟是如此。当他们捉摸不定时，宣传队员们又给他们两袋米，几块光洋！

这时，泽覃说：“大伯，大妈，你们前回碰上的共产党是假共产党，这回才是碰上真共产党！”接着把我们党的政策解释一番。

老头激动极了，拔起跛脚就要往外走，说：“我要告诉上了山的儿子儿媳：共产党是好人！”

老婆婆说：“我气力不行，也要爬上山，把大家叫回来！”

两个老人远去了。泽覃又领着同志们把家伙挑到路上，碰上衣衫褴褛、手上结茧的人就给一些，顺带宣传宣传……

冬天的阴影消逝了。温暖的春风吹融了遂川大地的冰雪。走散的群众给召唤回来了！

于是，毛泽覃分兵下乡，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翻身农民踊跃参加工农革命军和县游击队。毛泽覃兼任县游击队党代表。过了一些日子，他带着游击队参加了一次有名的战斗——新城之战。

摧枯拉朽打新城

新城是江西省宁冈县城，因为它建筑在古县城之后，所以叫新城。一九二八年二月，江西反动军阀朱

培德趁我工农革命军主力正在遂川之际，派出伪二十七师七十九团一个营，占领新城，妄图在县靖卫团配合下，进攻我井冈山根据地，毁我革命摇篮。毛泽东同志得到情报后，决定乘敌不备，先发制人，亲自带领红军主力和各县游击队打新城。

二月十八日的黎明，从茅坪夜行军而来的我军，已经悄悄地包围了新城。毛泽覃和战士们肩并肩地埋伏在南门外一堵断墙的后边。凭着熹微的晨光，他看清了小城。在他的面前，是一块大操坪。过了操坪，是城墙。那由一坨一坨的大青石砌成的城墙，把小城围起来，好高好高哟！那紧闭的城门，墨黑墨黑的，看来是包了铁皮子的。

突然，南门“嘎”的一声打开了。白狗子出来啦！

毛泽覃定睛看去，白狗子排成八列，大约五百来人。站在队伍前的有两个军官：一个是伪营长王国桢，一个是靖卫团长李树益。王国桢给士兵训话后，就指挥操练。

时间一秒一秒跑过去了……

王国桢大喉大噪地说：“刚才太紧张了，现在大家松松筋骨，练俯卧撑！”白狗子们哗地一下，把枪背在背上，四肢往地上一趴，身子一上一下地升降。这不是蛮好打吗？

战机已到，更待何时！毛泽覃一声令下：“打！”

千百发仇恨的子弹射向大操场。白狗子乱成一团。还来不及还击，已经有几十具尸首躺在血泊中了。王国桢忙指挥部队边打边撤，退入城内。“叭”的一声，城门关住了。

毛泽覃一边派人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战况，一边指挥打扫战场，准备新的战斗。

王国桢、李树益退入城以后，慌忙部署守城，好些白狗子爬到城墙上，居高临下，向下开枪、扔手榴弹。城墙周围，飞溅刺眼的火花，弥漫黄黑的硝烟，我军好几个同志在敌人的炮火中躺下了……

毛泽覃看到敌人那股嚣张劲，肺都气炸了。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架梯入城！于是，他要传令兵下达命令，嘱一连派人到老百姓家借几把牢实的梯子，把它们接起来。

过了一阵，一连把接好的长梯抬来了。在我军火力掩护下，战士们把梯子搭在城墙上。十来个战士冒着敌人纷飞的炮火，奋勇登梯。忽然，登在最前的两个战士摔下来了。后面的战士毫不畏惧，继续攀登。眼看就要爬到最后一级梯子了，正在这时，敌人猛地将梯子一推，“哗啦”一声，梯子倒了。

战士们气得吼道：“一定要爬上去！消灭狗杂种！”

说着，又要去架梯子。

毛泽覃目睹这般情景，完全理解战士们的感情。不过，他深知，胜利不是光靠蛮勇得来的。如果我们能站在比城墙更高的地方来掩护爬梯的战士，那么，马上就可以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了！他昂头扫视，倏尔之间，眉开眼笑了！好家伙，近处有一幢高过城墙的带阁楼的房子！

他简单明了地向大家部署了新的打法。亲自带领十多个战士，向带阁楼的房子跑去，上了阁楼，架好了机枪。

梯子又搭上了城墙……

战士们又爬上了梯子……

阁楼上的机枪发出了“呱呱呱呱”的嘶鸣……

城墙上敌人在我军强大火力的压制下，抬不起头来。

爬梯的战士趁机爬上墙头，一声呐喊，冲进城里。

紧闭的南门打开了……

毛泽覃带领大队人马，冲进城门。白匪军惊慌失措，一败涂地，纷纷缴枪投降。

一面工农革命军军旗飘扬在县府衙门的上空！

几支攻城部队的负责人在县衙聚会，简单地交换了战况：白匪营长王国桢和靖卫团长李树益，被当场

打死。但是，伪县长张开阳不知下落！

毛泽覃带领战士来到县监狱。难友们看到了红军，隔着铁窗，激动地欢呼起来。战士们拿来铁锤，抱来石头，将牢门砸开了。难友们一涌而出，争先与红军战士握手，拥抱。

毛泽覃忽然看到一个满脸炭灰的矮胖子囚徒，穿着烂衣，匆匆跑开，觉得惊奇，哪有囚徒怕共产党的道理，便喝住他：“你是……”

黑脸人神色紧张，支支吾吾，说：“我……我要回去啦！”说了又跑。

毛泽覃更加怀疑了，大喊“别走！”那人更紧张了，只顾跑。众人朝他追去。他来不及出大门，便梭的一下钻进了近处的阴沟里。

毛泽覃说：“这人实在可疑，无论如何要把他搞出来！”

大家朝阴沟口里喊话，见他不答，便用锄头挖阴沟的地皮。黑脸人知道藏不住了，只好乖乖地爬出来，一身污泥浊水，喷臭的。

泽覃问：“你是什么人？”

黑脸人说：“挖煤的工人，老板把我抓起来的！”

“挖煤的怎么怕共产党？”毛泽覃指着近处一口荷花池，“快去洗个脸！”

黑脸人慌了，“咚”的一声，跪在地上，哭道：“长官，我是挖煤的！我是挖煤的！”

毛泽覃使个眼色，战士们便强拉着黑脸人到池塘边，将黑脸按在水中，擦了几把，再提出来。哈，原来是一张又白又胖的脸！

塘边有好些人认识他，喊道：“他就是张开阳！他就是张开阳！”

原来，张开阳见红军已经包围县衙，便想了个计策：用煤炭擦黑脸，装作囚徒，由狱吏推进牢里，以为这样可以蒙混过去，谁知还是被认出来了。此刻，他吓得面如土色，一下瘫倒在地……

第五章 为苏维埃而战

怒 斩 活 阎 罗

一九三一年五月的一天，骄阳如火。

毛泽覃骑着一匹油光放亮的白马，从江西吉水附近一个小村出发，向吉安县东固区奔驰。他穿着红军服，英姿勃勃，嘴唇已长出了细嫩的青胡须。从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以来，他当过第一任东固区委书记，当过第一任吉安县委书记，现在是永(丰)、吉(安)、泰(安)中心县委书记和红三军政委。作为一个地区党委的第一把手和红军将军，他每天都要用大量时间，处理党政军的复杂问题。

今天上午，他回到住地，正用热水泡脚时，突然听到“得得”的马蹄声。接着，一个背公文包的小红军在门前下马，跨进屋子，将一封信件，交与泽覃。

泽覃拆开一看，是上级机关的一封紧急公函。信

里说，据群众反映，最近在镇压“AB”团^①的运动中，东固区委书记罗焕南，杀了几百名共产党员和贫苦农民！是否属实？是什么问题？请赶快调查处理。

毛泽覃看完信，不由得想起罗焕南这个人。他没有见过罗焕南，但听说过，罗原是兴国崇贤一带的靖卫团长，跟红军打过几次仗，每次都被打得落花流水。后来，他主动带领一支人马，一千多条枪，向红军投降，说“看来看去，还是跟共产党站在一起有前途”，表示“痛改前非，跟共产党走”。他投降以后，工作很“积极”，入了党，最近任命他为东固区委书记。

毛泽覃感到情况紧急，问题严重，不容片刻拖延，便跨上马，沿着石板古道，往东固疾驰而去……

东固到啦！这是个山高林密，崖陡谷深的山区，纵横几十里，前有九寸岭，后有大乌山，左有洞源岭，右有养军山，是起伏绵延的罗霄山脉的一段，是中央苏区西部的自然屏障。搞好东固的工作，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有着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处理“AB”团就更要慎重了！这个罗焕南究竟是怎么搞的呢？首先得找他本人谈谈。

① “AB”团，是国民党暗藏在苏区的反革命组织，“AB”是英语“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

毛泽覃策马往区委机关驰去，快到时，只见一个穿干部服的中年人站在门口。这人又高又胖，满脸横肉，一双鼓起的大眼，看着路上。

路上，两个精壮汉子杈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青年农民，直往区委机关推去。那青年农民衣衫破烂，眼泡青肿，满脸是血，大喊“冤枉啊！冤枉啊！”

那胖子瞪着青年农民，说：“你就是王秀生？我问你，向瑞金总部打报告，说我大杀好人的，是不是你？”

王秀生说：“是我！”

胖子说：“我们大张旗鼓镇压‘A B’团，是为了巩固苏区，扩大苏区。谁反对镇压‘A B’团，谁就是反革命！”

“我不是反革命，我是向红军反映老百姓的看法！”

“哼，我已经查明，你就是‘A B’团分子！”

胖子做个手势，两个精壮汉子便把王秀生猛推进屋。王秀生边拖着步子，边喊“冤枉”。

毛泽覃下了马，向胖子走去，问道：“请问，区委书记罗焕南在吗？”

“我就是啊！你是……”

“毛泽覃！”

罗焕南见骑马而来的竟是中心县委书记、红三军政委，一个鼎鼎有名的人物，不禁一怔，彬彬有礼地

说：“哦，毛书记，来检查工作的吧？进屋，进屋！”

毛泽覃进了屋，躺在机关客房的床上，用手臂枕着脑，思索着刚才看到的情景。王秀生，一个破衣烂衫的穷农民，为什么要干反革命？他若真是“A B”团分子，为什么在罗焕南面前全不胆怯？但是，罗焕南的口气是那样的硬，难道他没有抓着一点把柄？问题复杂啊！要冷静，要沉着。

罗焕南请毛泽覃吃饭。啊，怎么办这么多这么好的菜？！蒸鸡啊，酥鱼啊，扣肉啊，虎皮蛋啊……桌面摆了七、八个大碗，这完全是违反中心县委的规定的。毛泽覃心里很不高兴。

罗焕南给毛泽覃斟酒：“来！”

毛泽覃捂着酒杯：“不喝酒！”

罗焕南用筷子点着鸡鸭鱼蛋几碗菜：“来！”

毛泽覃不理，光用筷子夹鲜红的辣子酱下饭。

罗焕南似乎感到了一些什么，也就不再劝菜了。

泽覃撂下饭碗，转入正题：“老罗，你刚才抓来的那个王秀生可犟得很啊，你拿到他的罪证吗？”

罗焕南从容回答：“当然！”又朝办公室方向叫道：“秘书！”

一个很瘦的秘书来到食堂。他和罗焕南都是投降过来的，新来东固，所以泽覃不认识。

罗焕南对秘书说：“把检举材料拿来！”

一会，秘书把一份证明王秀生是“A B”团分子的材料递给毛泽覃。泽覃一看，顿时产生一个疑问：写揭发材料的是一个农民，为什么字迹如此流利老练？中国的农民，十之九都是光眼瞎啊！这时，泽覃就想问问其他作为“A B”团分子杀掉了的人，看看他们的材料。

泽覃问：“听说，东固最近杀了好几百人，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贫苦农民，是吗？”

罗焕南答道：“是的。但卑职敢打赌，百分之百杀的是反革命！”他从投降以来，学了不少干部语言，但并没有完全脱掉旧的腔调。

泽覃说：“他们的材料，我也想看看，行吗？”

“当然可以！”罗焕南随即又要秘书拿材料来。

泽覃翻着一大把检举材料，检举人多半是农民，但字都写得流利老练。这是怎么回事呢？于是，泽覃提出要找检举人当面谈谈。

罗焕南说：“这都是互相检举，写材料的都杀了。”

“哦？”毛泽覃眉头一皱，他已深感其中的问题严重了。看来，罗焕南是不会谈什么真实情况的，还是找群众调查去！

他来到王秀生的村子。村里人不少，但因为怕抓，

大多跑啦。剩下几个老头，见毛泽覃来了，很高兴。两年前，红军打到东固，毛泽覃留在东固当区委书记，办的都是老百姓称心的事，种田的都把他看成自己人。当泽覃问起王秀生的情况时，老头们无拘无束地介绍了他的家庭，赞扬他人老实，工作积极，是个好后生，愤怒地说：“说王秀生是‘A B’团，砍了我的脑壳也不相信！”

不知谁跑到山上报了信，说毛泽覃来了。乡亲们也都跑下山来。一见毛泽覃，便纷纷哭起来，说：“毛书记，给我们伸冤啊！”

泽覃动情地说：“有什么冤，说吧！”

一个十来岁的细伢子哭哭噎噎地说起一桩惨事：这孩子的爷爷是卖草药的，一天路过区委机关，见墙上贴了杀人榜，数数名字，惊道：“呀，一天杀了九十九，差一个就是一百！”谁知罗焕南就在背后，听见了，冷笑道：“好吧！就差你一个！”马上就有几个人将老人抓走了。

泽覃流着泪，愤怒地问大家：“是这样的吗？”

大家说：“一点不假！”

泽覃气炸了，一股烈焰在心头腾起。调查回来，走进区委办公室，见罗焕南正在指手划脚，叫秘书写杀人榜，榜上的第一个名字便是王秀生。

毛泽覃严峻地说：“老罗，杀不当罪，可得偿命啊！”

罗焕南反攻为守：“‘AB’团不当罪，什么人才当罪？”

“王秀生真是‘AB’团员？”

“白纸黑字，罪证如山。”

“你那些白纸黑字，靠得住吗？王秀生是什么人，群众有本帐！听着，给我牢房钥匙！”

“你……”

“提王秀生，重审、公审……”

罗焕南象是遇见旱天雷，懵了，不动弹。

泽覃提高嗓门：“谁管的钥匙，给我拿来！”

罗焕南无可奈何，只好找来钥匙，交与毛泽覃。

毛泽覃走进牢房，见屋里黑古隆冬，有股强烈的屎尿臭。

泽覃问：“谁叫王秀生？”

一个蹦响的嗓子：“我！”

“什么成份？”

“贫农。”

“多少土地？”

“没有。”

“几间房子？”

“三间草棚。”

“父亲干什么?”

“长工。”

“你?”

“赤卫队员。”

“拥护苏维埃吗?”

“没有苏维埃我翻不了身!”

毛泽覃发觉王秀生讲的与老乡们反映的情况一致，心里更踏实，说：“走，跟我出去!”

红日当空，万里无云。区委机关的前坪召开大会。会议主持人毛泽覃站在台子正中，罗焕南站在他左边，还没松绑的王秀生站在他右边。

毛泽覃大声讲话：“共产党员们，农友们！这个王秀生是当作‘AB’团抓起来的。谁发现他干过反革命，请上台揭发！”

沉默，沉默……

没有一个人上台。

毛泽覃又说：“如果认为王秀生是被冤枉的请举手！”

开始是没有动静，接着有人鼓足勇气带头，顿时千百只手臂举起来了。

一会，大伙吼起来：“冤枉！冤枉！硬是冤枉！”“罗

焕南光杀好人！罗焕南光杀好人！”

毛泽覃按按双手，宣布道：“王秀生无罪，松绑！”

松了绑的王秀生一把抱住毛泽覃，哭起来。

罗焕南呢，身子有点抖动；一刻，又显得理直气壮，嚷道：“我反对！我……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反对放纵敌人！”

众人觉得好笑，嗤之以鼻……

为了弄清问题，毛泽覃把罗焕南调到永丰潭头去搞一段临时性的工作。至于罗的问题，究竟是搞阶级报复，还是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泽覃立即组织调查，准备用事实来回答。

后来，毛泽覃从敌伪卷案和被俘敌军政长官的口供证明：罗焕南是个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的反动家伙，本人就是“AB”团头目！蒋介石对他的罪恶勾当很欣赏，叫江西军阀每月给他三两黄金的津贴。迷雾拨开了，罗焕南是个十恶不赦的活阎罗！

当毛泽覃刚刚弄清罗焕南的真面目时，永丰潭头又派人向泽覃告状：罗焕南又开始在潭头大抓啦！

毛泽覃愤怒极了，经中心县委研究，马上派吉安县国家保卫局局长贺懿同志火速赶到潭头，将罗焕南杀了。

中央苏区老百姓听到这件事，异口同声地说：毛

泽覃是毛青天！

笔，就是武器

一九三三年盛夏。

瑞金沙洲坝，风雨凄凄。

毛泽覃被锁在一间低矮破旧的茅屋里。他伏在桌上，头发抓乱了，灰制服撕裂了，额角打出了青肿的肉包，神色异常愤懑。两年来，他担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和同志们一道，日夜为发展苏区的伟大事业而操劳。近来，因为批评和抵制王明的“左”倾路线，被打成“反党分子”，遭到残酷批斗，被关了起来！

一叠十行纸、一支旧钢笔，摆在桌上。按照“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要求，毛泽覃必须写出自己的“反党罪行”。

愤激之情如烈火，在他胸中燃烧。他始而伏案深思，继而踱步沉吟。一时间，革命的历程，党内的斗争，有如活剧，生动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从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以来，中华苏维埃事业的发展是多么快啊。到目前为止，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拥有二十一个县，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

口二百五十万。赣江武夷，红成一片。敌人几次“围剿”，都以失败而告终。

可是，一九三一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他们不顾成功的事实，把毛泽东同志的路线说成“游击主义”、“保守主义”、“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销了他的总前委书记、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一九三三年初，由王明控制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把整个苏区的工作纳入极左的轨道，大批好同志遭到残酷的斗争。

可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挺身而出，抵制它，抨击它。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负责同志在自己的工作范围，拒不执行王明路线。反对王明在条件不成熟时夺取中心城市的主张，坚持巩固现有苏区，逐步扩大的方针；反对王明在反“围剿”中和敌人硬拼的打法，坚持“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游击战方针；反对王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坚持按人分地的正确政策……

他们的这些主张，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也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经验。“左”倾分子却把他们打成“反党派别小组织”，勒令认罪……

毛泽覃扪心自问，坚持己见正是为了革命的发展，

党的兴旺，绝不是什么“反党”！批斗算什么，关押又算什么，为了主义真，毛泽覃决不向错误路线低头！这个检讨，不能写！

他火了，横臂一扫，纸笔掷落在地。

“吱哑”一声，房门打开了。一个红军战士走进来。他曾在毛泽覃任政委的红三军中当战士，对泽覃同志的赤胆忠心是了解的。当他被派来看守毛泽覃时，难过得流下眼泪。

他看到纸笔落地，又同情又焦急，说：“政委，我了解你的心。可是，听说，要是你还不认罪，那就要在党的刊物上，公开批判你！”

泽覃一听，更加激愤。好啊，又是动嘴巴，又是动拳头，还要动笔杆！把什么武器都用上了。我呢，真傻，把笔杆扔了！他捡起笔，深沉地看着它。笔啊，你就是武器啊！

他决心同错误路线展开理论战。

他招呼战士：“你去吧，我知道怎么办。”

战士去了，难过地将房门上了锁。

泽覃借着小窗子射进的一抹光，紧握笔杆，思索片刻，奋笔疾书——“我对错误路线的看法……”

毛泽覃敲敲门，把战士叫进，将这份“检讨”让他交上去，战士一看文字，犯愁了，说：“政委，你难

道吃了豹子胆？这样不行啊，过不了关的！”

毛泽覃笑道：“同志，你读过《共产党宣言》吗？那里面说，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的‘检讨’不能写假话嘛！”

战士点点头，拿着“检讨”，走出去，又锁上门。

围攻很快就到来了。

一天，看守战士拿来一本刚刚出版的《斗争》杂志。这是党的理论刊物，当时由王明路线控制。

“这是上边叫拿来给你看的，说给你洗洗脑！”战士将杂志给泽覃，说道，“唉，事情闹得越来越大啦！”

毛泽覃接过杂志看了看目录，啊，杂志里充斥着批“邓毛谢古反党宗派和小组织”的文章！

他翻翻文字。多半是些“棍子”和“帽子”！其中一篇文章写道：“我们勒令他们散解反党派别和小组织，否则立刻开除出党！”

多“吓人”的口气！我们什么时候结成了“派”？成立了“小组织”？真是子虚乌有啊！毛泽覃心火上冲，而又强自压抑。他再次拿起笔，加以辩驳。

他写道——

我对派的想法

有人指责我们搞了宗派，我想不通。苏区的同志来自各方面，虽然有时难免意见分歧，但基

本上是团结一体，共同为中华苏维埃事业而奋斗的，不晓得搞什么派。倒是有的人，掌握党中央领导权以后，把苏区持不同意见的人都当作敌对分子打下去，让自己一个小圈子的人包办革命。他才是派的领袖呢！

看守战士忐忑不安地把“检讨”送了上去。

迫害加码了。“左”倾分子勒令毛泽覃白天干“苦力”，晚上写检讨，企图从肉体上、精神上摧垮他。

第一天的“苦力”就是很苦的。毛泽覃和另一些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集中搞长途挑运，为红军送粮食，看守的人很多。赤日炎炎，石路滚烫。为了折磨“反党分子”，规定不准戴草帽，不准穿鞋子，不准半路休息。毛泽覃折腾一整天，回到小黑屋，腹内空空，精疲力竭，倒在床上。

看守送饭来啦。这是严格控制的一小碗红米饭，加上几颗辣子。任何一个消化正常的大人，吃这么一点都不能饱，何况是干“苦力”的！

毛泽覃吃了饭，似感到还没塞满肚子角呢。精神上的迫害，加上肉体上的折磨，简直是残忍！他知道，整他的人是借疲劳和饥饿使他低头。能低头吗？不能！

想到这里，一个题目忽地涌上心头：《折磨同志决

不是革命》。

于是，他点上小油灯，伏在案头，又奋笔疾书

.....

毛泽覃这样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铁着胆子与错误路线斗，当然遭到了更大的打击。一天，他被叫到一个会上，接受了一通“布尔什维克火力”的射击。会上宣布，由于毛泽覃态度“顽固”，决定撤消他的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职务。

毛泽覃以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中央工作团，下到基层，搞党支部流动训练和粮食征集工作。他不因为被赶下领导岗位而意志消沉，而是满腔热情地工作，在工作中他还没有忘记，继续紧握笔杆和错误路线作战。他在《斗争》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下肖村支部流动训练工作的检查》、《为全部完成粮食突击计划而斗争》，表面是谈具体工作，实际是批判王明路线。文中写道——

讲解马列主义，不要照搬书本，一定要联系实际工作，否则，随你讲得起花也是老样子。

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动不动就斗争，就撤职，这种倾向是非常有害的。

这是锋利的匕首，刺中了王明路线的要害；这是思想的闪光，反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战士的胆识。

锁紧口袋打豺狼

历史是无情的。它很快就证明，王明路线是一条危害革命的错误路线。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差不多整个苏区都落到了敌人手里！瑞金一带，驻扎敌毛炳文等四个师；福建西部，驻扎敌李默庵、李玉堂等八个师。他们烧杀掳掠，千方百计“围剿”留守红军和游击队。苏区啊，苏区，昔日红色根据地，今天白色恐怖中！

在这困难的时刻，由于许多同志的强烈要求，组织上让毛泽覃重新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任苏区中央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他以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的游击战略战术为指导，率领部队，转战于闽赣边界、武夷山区，在艰苦的条件下打了许多胜仗。谢坊之战就是其中之一。

一九三四年冬，独立师一个支队在瑞金城边遇到敌人，交上了火。毛泽覃发现敌强我弱，如在平地作战，一定会吃大亏。于是，他叫小股兵力牵制敌人，

带领大部兵力退到谢坊。谢坊在瑞金乡下，到处是高山密林，好打游击。他打算把敌人引到这里，然后一口吃掉。

黎明时分，毛泽覃率部赶到谢坊。谢坊游击队已经在路边的丛林等候他们了。他们给独立师的同志带来了米饭、盐菜和茶水，好让又疲又饿的战士们吃个饱。年轻的女游击队员们见毛师长带着人马来了，轻轻地哼着时行的小调：“山歌越唱越开怀，东山唱到西山来。英雄好汉当红军，红旗滚滚过山来！”两支部队又会合啦！大家又是握手又是拥抱，激动得流下眼泪。毛泽覃见此情景，一股热流涌向心头。在这艰难岁月，没有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的支持，独立师是寸步难行啊！

独立师的战士们坐在一坨坨的石头上，背靠杉树，吃着香甜的饭食。游击队员随便蹲下休息，擦擦自己的枪。他们问师长：“这个仗怎么打？”

毛泽覃胸有成竹，笑容满面，说：“敌人是张牙舞爪的豺狼，凶得很啊。我们只有先把它锁起来，然后再打，才能既打死了豺狼，自己也不吃亏。我们今天就来个军民合作，锁紧口袋打豺狼！”师长生动、幽默的话把战士们逗笑了，接着，他详详细细地讲了作战方案，叫大家马上分头行动。

毛泽覃和游击队长走进近处一个大村庄。乡亲们听说毛师长来了，纷纷走出家门，聚集在禾坪里。毛泽覃镇静地对他们说：“白狗子就要来了！你们不要怕，红军和游击队一定能把他们吃掉！要紧的是不能让乡亲们吃亏。你们赶快转移上山吧！记住粮食、牲畜、农具、锅子，能搬的搬走，能埋的埋藏！叫白狗子挨饿，我们就好使唤他们了！”

谢坊的乡亲们早就见过枪林弹雨。毛师长空舍清野的嘱咐，他们一听就懂，便都赶紧行动。村子里出现紧张而有秩序的景象：赤卫队员押着反动地主，群众挑着粮食、赶着牲畜，抬着笨重农具，急步向山里走去；村口的树林里，池塘边，人影幢幢，大家在把搬不动的东西埋藏起来……

毛泽覃嘱咐游击队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落实空舍清野，便挥手而别，往预定的伏击圈飞步而去。

预定的伏击圈是一个很深的狭谷。两边是壁立的高山，山上松杉浓密。一条土路通过谷地，路边有个小山村。这时，红军战士们按照师长的部署，已经埋伏在狭谷两边的高山密林里，布成了一个口袋，等敌人被诱进谷地之后，两边山头一齐打，两头谷口一齐堵，那岂不是锁紧口袋打豺狼，十拿九稳吗？

毛泽覃登上高山，巡视伏兵。只见红军战士们静

静地呆在松杉树下，坐着，蹲着，手握着自己的枪杆，头上身上披挂着松须草叶。没有听见谁讲话，没有听见谁咳嗽。为了不暴露目标，踩过的深草地，一棵棵草都扶得正正的；随身带的白铁皮油桶用烟薰过；铁锹、锅铲，这些容易碰响的家什，都包上了烂布条。

毛泽覃巡视了伏击圈，站在一座高峰上，用望远镜眺望远方，只见从瑞金县城通往谢坊的官道上，走着一行人，约摸四百多，都穿着黄军装，背着枪，尾部还有两个骑马的，前进方向是谢坊一个最大的村落。

原来，昨天黄昏，毛泽覃率部转移之前，曾安排小股红军牵制敌人，让主力退到谢坊，充分做好伏击的准备。现在，牵制敌人的同志按预定计划，把敌人引进了谢坊。对此，毛泽覃很高兴。

他想，伏击战最后一些准备工作应当抓紧进行。于是，他轻声地叫拢七、八个战士，叫他们砍了七八棵松树，然后，领着战士们背树下山，来到狭谷中的小村子里。

战士们按师长的吩咐，把砍来的松树堆在禾坪上，又搬来一些干柴，掺在其中。

毛泽覃命令两个战士留在这里，对他们说：“这是伏击圈的中心。外面的枪声一响，你们一定要把柴火

点燃。千万不能误事！”

然后，他带领五、六个战士离开了村子，走出峡谷。出奇的是，他们把草鞋倒穿起来走路，为了使草鞋不脱落，用麻绳把它扎在脚掌上。近些日子，细雨连绵，土路湿漉漉的。在他们走过的路上，现出一串清晰的脚印。看起来，好象有一行人刚刚从山外走进峡谷。

毛泽覃带战士们出了峡谷，来到一片小树林里。这时，谢坊游击队四十名战士正在这里待命。毛泽覃很快就找到了他们。

游击队长急切地问：“师长，该动手了吧！你说说，这白军的鼻子怎么个牵法？”

泽覃说：“敌人是长途行军来的，已经又饿又乏。我们不要让他们喘气，马上干起来。现在，我命令你们：火速赶到敌人驻地，绕过门岗，悄悄地靠近村子后边的山林，往村子里扔手榴弹，打排子枪。不等敌人咬住尾巴，你们就往这伏击圈里撤。一定要拉开距离，虚张声势。等撤到这个峡谷口，就倒下旗子，火速隐蔽。听清了没有？”

“听清了！”队员们一齐回答。

游击队悄悄来到敌人驻地，往村里猛烈开火。敌军团长火速命令队伍集合追击。

游击队员挺机灵，不待白军出村，就朝伏击圈猛跑。虽说只有四十名队员，但拉长了队伍，打起了七、八面军旗。白军一看，以为是独立师的大队人马，决心抓住战机，一举全歼。敌团长骑着马，连连催促队伍快速前进。怎奈他的士兵多是北方人，不大会爬山，兼之又饿又乏，所以始终没有咬住游击队的尾巴。游击队到了狭谷，神出鬼没地隐入深林……

白军追到狭谷口，停止了前进。骑在马背上的敌团长用望远镜观察狭谷两旁的高山。没什么，除了树林，还是树林！“不可能吧！难道红军能飞到天外？”他对自己说。一会，他发现了走向狭谷的脚印，也看到了狭谷中袅袅的炊烟！

“红军进山啦，追！”敌团长马上下令。白军一拥进入狭谷。

站在高峰上的毛泽覃眼看敌人全部进了口袋，打响了信号枪。红军和游击队战士立即向敌人猛烈开火。

枪弹如雨。空谷里飞溅纷纷火花，卷起黑色硝烟……

红军战士朝敌人喊话：“缴枪不杀！缴枪不杀！”
“红军优待俘虏！红军优待俘虏！”

伪团长喊道：“士兵们，打啊，打啊！为党国效劳

啊！”但他未能重复这个口号，便倒在乱弹之中。

白军纷纷把枪放在地上，举起双手。

毛泽覃带领战士们下山受降，打扫战场。

一个战士从敌团长口袋里搜出了一张悬赏捉拿毛泽覃的布告，气愤极了，将它翻过来，用钢笔写上：“反共顽固派的下场！”然后盖在死尸上。

毛泽覃说：“是的，叫他到阎王爷那里去领黄金吧！”

狭谷里响起朗朗的笑声……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夜幕将落。

江西瑞金，红林山区，狂风在呼啸，暴雨在泼洒。

云烟中，群山腾空起舞，如大海洪涛。

雨幕里，主峰耸立苍穹，似万丈高塔。

山野，十二个衣衫破旧，满身泥水，疲惫不堪的红军，互相携手，前后跟随，冒着风雨，踩着荆茅，朝红林主峰的方向攀登，攀登……

福建军区司令毛泽覃走在最前头。

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毛泽覃已度过二十九个春秋。他的脸相，比二十九岁的实际年龄老多啦。两只颧骨在瘦脸颊上突起，深陷的眼窝边刻上了几线皱纹，胡子又长又浓，配上那件补丁块块的灰色旧军装，看起来象是一个中年人。

夜色渐渐浓了。同志们摸黑爬山。

一道闪电划破长空，毛泽覃双眸一亮，指着主峰下的山坳，高兴地叫道：“看，那不是屋子嘛？”

这山坳名叫黄狗窝，有一座破旧的土墙茅房，是个纸槽屋，但已废弃不用，里边空无一人。

战士们疲倦的脸神，透出几分笑意。再吃力地走百十步，就可以进屋啦……

毛泽覃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带领红军战士走上红林的。

一九三五年二月，正当毛泽覃将红军独立师化整为零，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胜利地开展游击战争时，苏区中央分局命令：毛泽覃率领独立师，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率领的部队会合整编，由毛泽覃任福建军区司令，万永诚任福建军区政委。

毛泽覃是不主张合兵的，因为这不适应游击战的需要。但军令如山，他只好率领独立师，从江西会昌

县的西江出发，来到福建长汀县的四都，与万永诚会合。

军区领导同志聚集在四都一间民房里开会，讨论形势与任务。

主持人万永诚同志面容白皙，仪表文雅，颇有学者风度，据说他能背诵很多马列著作。他吸一口“喇叭筒”烟，说道：“我们要看到，革命在高涨，在高涨……”

毛泽覃严峻地说：“同志，冷静点吧。红军被迫长征，苏区差不多全给白军吃了，应当说，革命处于暂时困难，怎么说在高涨？”

“同志，在形势问题上，可不能丧失布尔什维克的纯洁性啊！”

毛泽覃双肩一耸，苦笑道：“我的万政委，你常说的布尔什维克的纯洁性，究竟是个什么呢？”

与会同志各抒己见，相互交谈。

万永诚敲敲桌子，说：“这个问题越讲越玄，不扯了。现在讨论，两军会合以后，怎么打？”

毛泽覃说：“我看，还是把部队编成几个支队，分散活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一定死守四都，应当把领导中心搬到闽粤赣边界的深山里去！”

万永诚笑道：“毛泽覃同志，恕我直说，你是被敌

人吓破胆了！现在，我提议，合兵以后，首先在这个四都与敌人决一死战，给敌人一点厉害看看！”

毛泽覃苦口婆心地劝道：“同志，你要看到，敌人的兵力是数十倍于我啊！你这样硬拼，会把革命的老本全部拼光的！”

万永诚严厉地说：“实话告诉大家吧，这是苏区中央分局主要负责同志的意图！”

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会议通过了万永诚的意见。

万永诚问泽覃：“司令同志，你看……”

毛泽覃显出严肃深沉的神情，说：“对于这个决议，我在思想上持保留态度，但在行动上一定坚决执行，直到流尽我最后一滴血！”

会后，万永诚为了用事实证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带了军区直辖的两个主力团，与敌人拚了一场。结果，大部兵力被敌人吃掉。

万永诚带领为数甚微的战士们，突围回到四都。毛泽覃迎上他，眼看他的军装都被烧焦啦，难过地说：“永诚，不注意策略不行啊！”

永诚生气了：“因为暂时的失败而动摇布尔什维克党性，决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毛泽覃双手一摊。对于这样“坚决”的同志，有

什么办法呢!

由于王明路线余毒未肃，冒险主义支配了福建军区，到这年四月上旬，福建军区部队只剩下几百人了!

由于红军合兵，闽赣敌人便集中“围剿”。但万永诚仍然坚持他的“布尔什维克纯洁性”，将这几百人带到腊口西分水岭，再次与敌人“决一死战”。结果，我军陷于重重包围。枪林弹雨，杀声如雷。我军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在一片硝烟中，毛泽覃对万永诚说：“永诚同志，你带同志们突围，我掩护!”万永诚见泽覃如此真诚无私，激动落泪，握住泽覃的手：“谢谢!”便率部突围而去。第二天，万永诚部走到梅子坝，又遭强大敌兵包围。这次，他再也无法突围了。路线虽错，勇气可嘉。他宁死不屈，在血战中英勇牺牲!

毛泽覃完成掩护后，带领战士，奋力摆脱敌人的夹击，往会昌田心方向撤退。田心是个大山区，岭高，坡陡，树密，草深。部队由于连续作战，已经十分疲劳。三天没吃一口饭，人人饿得发慌。当他来到田心山麓时，毛泽覃下令止步，稍事休整。

他叫同志们排队报名，清点人数。总共还有四十来人。然后，他叫大家在近处林子里搞点野菜笋子充饥。战士走散了，走进树林草丛中。

毛泽覃坐在一棵大毛竹下，一边嚼苦菜，一边展示地图，静心思索。

忽然，一个哨兵匆匆跑来，报告：“司令，白军来了！”

毛泽覃叫一个青年战士发出紧急集合的信号。散开的战士们迅速集合。毛泽覃简单地交代了隐蔽、联络和相机反击、突围的要点。战士们踏着深深的草丛，翻山越岭。而毛泽覃自己，一个红军司令，却走在最后，机警地将战士踩倒的茅草灌木扶起来，消灭足迹，然后一溜烟不见了……

敌人从四面包围山头，猛力袭击。枪林弹雨，战火纷飞……

夜来了。枪息，炮停。冷月洒满田心。

毛泽覃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在山林里寻找打散后幸存的战士。他在山梁上、悬崖下、林子里发出布谷鸟的叫声，这是事先确定的联络信号。

随着毛泽覃的声声叫唤，先后有十一个战士从草丛中、岩洞里、古树空心钻出来。同志们会合在一片杉林里，激动难言，只是互相紧紧地拥抱，开始是饮泣，后来一下子嚎啕起来。

“白狗子比豺狼还狠啊！”战士们边哭边说。

毛泽覃仰望夜空，思绪万千。他回顾合兵以来的

境遇，又不禁联想起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情形。前四次反“围剿”，尽管敌人远比我军多，而由于运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我军以少胜多，击败了敌人。眼下这令人痛心的处境，完全是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指挥造成的！对比之下，毛泽覃更加怀念正在长征的大哥。早在今年一月，遵义会议刚刚开过，大哥重返领导岗位，便给中央苏区来电，嘱咐我们开展游击战争，保存红军实力，并没有被某些领导同志所接受。照这么下去，怎么行？……

他对战士们说：“同志们，我们要把对敌人的仇恨变成战斗的决心。而要夺取战斗的胜利，一定要有一条正确路线。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中央办事处，找到陈毅同志，说出我们的心里话：这样打下去不行！要重建游击师，照毛主席的主张打下去！我们把烈士埋了，然后，边打边走，找中央办事处去吧！”

在如水的月光中，战士们用刺刀将现成的炮弹坑撬深些，埋了烈士，在墓堆前插上青青的松枝，然后，肃立致哀……

十二个同志挎上了枪杆，告别了烈士，踏着月光，又转移了……

第二天，他们走到猫子寨。敌人已给甩得老远了。同志们露宿在高山密林。云空低垂，大夜弥天，山风

怒吼，狼嗥凄厉。毛泽覃习惯地用帽子垫着屁股，坐在一棵杉树下。战士们偎着司令，背挨背地坐在一块。有几个人在啃着苦菜叶。长久的沉默……

毛泽覃问：“怕吗？”

没有回答。

毛泽覃压低嗓门，热乎乎地讲起来：“同志们，我们这十二个人的处境是很困难。但是，革命大有希望。毛主席带领主力红军长征，正在胜利前进。中央苏区的红军还很多很多。陈毅同志在粤赣边，张鼎丞、谭震林同志在闽西……其它苏区还有很多人。反动派一定会完蛋。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最后胜利，我们要不怕牺牲，一个劲地干下去！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战斗下去！”

一种伟大、崇高的精神力量鼓舞大家。同志们情不自禁，用低低的嗓子哼起一首流行歌曲：《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下雨了。

毛泽覃说：“走吧！”

同志们埋了皮包和文件，便下山了。

此后，风雨一直不止，愈来愈大。这天夜晚，队伍冒雨赶到瑞金红林的黄狗窝纸槽。十二个同志进了槽屋，生起了火，围火而睡，准备次日的战斗。

深夜，毛泽覃拍拍一个战士的背：“喂，杨美英，醒醒！你到杉背后找陶古游击队，请他们明天开到这里来，一起攻打国民党黎子岗炮楼，我们就从那里冲出去！”

杨美英“哎”了一声，出门了。

毛泽覃不能入睡，借着火光看着地图，思考战斗方案。

夜幕渐升，东方欲晓。红林进入一个悲壮的时刻：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早晨。

毛泽覃拍拍矮个子战士何福清的背：“喂，醒醒，到路口放哨去。发现情况，立即鸣枪！”

何福清点点头，背着马枪，高一步低一步走远了

.....

过了一个多小时，山谷里突然传来密密的枪声。

原来，何福清自纸槽走了三四里，来到山下一个路口，正逢敌毛炳文部汤季楠团一个班会哨，被发现抓了起来。何福清慑于敌人威逼，当了可耻的叛徒，供出了战士们和毛司令。汤季楠马上派兵，由何福清带路，赶在陶古游击队之前，包围了纸槽。

毛泽覃听见枪声，火急摇醒战士们：“准备开火！准备开火！”

他对一个高个儿战士说：“你带领突围，我掩护！”

并紧握他的手，深沉地嘱咐说，“把我们的心里话告诉中央办事处，……要相信，革命会胜利……”

高个儿一把抱住司令，哭了：“我掩护！毛司令，革命需要您！”

毛泽覃严肃地：“服从命令！”

高个儿和几个战士走出纸槽屋，向山间草丛匍匐而去。

毛泽覃带领战士猛烈反击。几个敌兵倒在门外。一个敌方号兵端着枪，正要冲进门内。毛泽覃挥臂一击。号兵枪支落地。

敌兵又冲来了。

忽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泽覃同志的右腰上方，穿过前胸……

云开雨注，红日东升。漫天的大风卷起山野的松涛，其声呜呜，大自然奏起悲壮的颂歌……

封面、插图：曾晓浒



统一书号：1010s 22
定 价： 0.3 元